

三百七十一卷三百八十一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七十一

雜文二十一

紀述二

金剛經報應述一篇

甘露述一篇

表醫者郭常一篇

陸歙州述一篇

牧守竟陵因遊塔著三感說一篇

國學官書一篇

書何易于一篇

金剛經報應述

并序

獨孤及

洪州牧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魏公身挂玄冕心真真如昔常
奉般若法以弘正見雖顛沛造次心與經俱十有若干年矣皇
帝中元年冬十月車駕有避狄之師百僚蒼黃南馳商於公為
盜所攘而亡其經其往也匪家之念唯經是悼行與其獲七寶
也寧見經生與其亡四句也寧舍生明年王正月大駕返正公

為京兆尹痛弘誓之未從也則唯書籍是圖求經於玄法寺之
 藏藏人以送公發函披卷乃商於所亡之本也問守藏云集無
 亦曰不知其所自而能得公瞻禮悲喜奉持而泣然後知精專
 感達故随心而至昭報胎蠻其疾如荅顧謂孟子太常博士友
 順志之或曰得與喪偶然爾何必謂誠感乎及對曰誠於此者
 形於彼故出其言善千里之外應之此以仁義忠信感於物者
 也况第一義諱超貫仁義自在慧力不啻忠信則因發而果從
 心誠而經還是法味幽贊非思議所及豈佛以般若之雨啓公
 善牙使因相以次集無獲願進啓集作乎無願之法集作法歟不
 然何心竟玄合若律呂相召歲在乙酉公以異見告及跪而述
 之曰

上士勤道精應集作若持願形於心報亦隨之至感無礙經斯

來歸護公身田俾公斷疑公之善根疇可度思

甘露述

歐陽詹

甘露述集作述昭孝德也貞元壬申歲福州福唐縣尉清源甫

陽集作邑人濟南林公瓚大夫人終公每一痛至水漿不入口

或三日或五日內外羸憊殆至殞滅癸酉歲將與先府君修合

葬之禮公之於親事存既竭其力送終思盡其勤曰含襚品章

則有王度不敢越也營域固護實在我功當懇而行之於是躬

開坎室自埏埴甃與兄弟手攻肩負以鑿以築雖率情性而無

憊法度不違曲集作禮而有異常儀載考載理而無憊寔春三

月五日或異氣自天氣盪下蒙非雲非煙冪冪綿綿彩耀光鮮

馨香馥然起朝及暝徘徊不散光是繞隴已栽松柏泊睹枝葉

間遍懸露滴其滴齊大如梧子公竒之與兄弟及鄉人時相尉

者而嘗之其味甘異於人間所甘之味日漸高不銷不晞轉堅轉明頰然如珠集作珠相鏗然玉聲如是者三日覩者爭取或食或

翫噫天冥冥其間蓄靈地陳陳其間蓄神靈無形神無身無形無言無聲無身苟有可棄以物而旌苟無可棄物不虛行其德

常其物常其德稀其物稀予聞甘露之說莫覲甘露之實其為稀也不亦甚乎今天為公而降公之德豈常德歟况殊香啓途

異彩相宣疑結集作豐珠圓光明月翻况堅者哉八字集作向日翻堅者哉則其志集作至誠所招又多矣予執弔禮幸獲而見珍從不足遂為

之述
表醫者郭常
集作郭常傳
七百九十五卷
重出今已削去
沈亞之

郭常者饒人業醫居饒中以直得一作德信饒江其南道自閩集其南二字煩通商外夷波斯安息之貨國人有轉估于饒者病且亟

歷請他醫莫能治請常常為珍曰病可去也估曰誠能生我我酬錢五十萬常因舍之先以針火雜治導其血關然後輔以奇

藥誠曰第橐慮塊居月餘估稱餘欲歸常所許財常不聽估曰先生以為寡歟常曰不也吾直吾之藥計吾之功不能許千錢

而一作今所受非任反禍耳卒不內人以常為許而責常常曰夫販賈之人細度而狹見終日譽集一作希權買計量於豪珠之間

所入不能補其望今暴奪之息財五十萬則必追悵鬱惋寧能離其心且藥加於人病新去而六府方億復有悒然之氣自內

而代即不可救柰何彼方有苦時知我能治而告我我幸免之因利其財又使其死是獨不畏為集無為字不仁而神可欺者吾何

敢欺沈亞之曰仲尼蓋言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而後學之徒未聞明好惡豈其言之憤不足畏耶今世或有為邦有土之

臣專心聚斂殘割飢民之食以資所欲忍其死而不愧受刑辱而無恥是以不仁甚矣終無惡者集作若字郭常之賤而行之又焉得不稱於當時哉

陸翱州述

李翱

吳郡陸叅

集作像

公佐生于世五十有七年明於

集作于

仁義之道

可以化仁倫原風俗者餘三十年連事觀察使觀察使不能知退居于田者六七年由侍御史入為祠部員外郎二年出刺劍州卒于道貞元十八年四月二十八日也凡人之所不能窮者必準集作推之於天天之主膏雨也人之心以為生旱苗然也雨與苗運相違或雨于海或雨于山旱苗不得仰其澤唯人也亦然天之生後賢也人之心以為拯顛顛之人然也賢者與顛顛之人不得被其惠于野或得其位而道不能行顛顛之人不得

被其惠膏雨之降也適然唯賢者之生時也亦然運相合旱苗

仰其澤顛顛之人賴其力傳說甘盤尹吉甫管夷吾之類也時

弗合膏雨降雖終日賢者生雖比肩旱苗之不救百姓之弗賴

顏子子思孟軻董仲舒之類也故賢者之生自有生百姓之賴

其力亦天也不賴其力亦天也嗚呼公佐之官雖列雖列并于朝

雖刺于州其出外集作入始二年道之不行與居于田時弗差也

公佐之賢雖曰一作日聞已其德行未必昭昭然聞于天子公佐

是以不得其職出刺一州又短命道病死天下之未蒙其德固

宜然則天之生君也授之以救人之道不授之以救人之位如

膏雨之或雨于海或降于山旱苗之不沐其澤者均也故君之

不得其位以行其道者命也其亦有不足於心者邪得是道者

窮居于野非所屈冠冕而相天下非所伸其何有不足於心者邪

牧守竟陵因遊西塔著三感說

周愿

古人之文有旌物而爲者諱功而爲者詭時而爲者感舊而爲者旌物謚也諱功形也詭時詐也感舊情也若乃坼裂金石騷牢鬼神莫尚乎感也予所作者其感舊邪客曰何謂也愿與百越節度使扶風馬公曩時俱爲南海連率隴西李公復從事公詔移滑臺扶風公泊予又爲幕下賓從容兩地七改星火今扶風公勲庸滿世文翰飛走續鎮南海作民父母而愿才貌單薄亦爲刺史繇是二客雙鯉殷勤於楚越隴西短齡閱川而物故予感一也隴西先人諱齊物被大德嘗爲竟陵郡守公生於守之日故名復鳴掌原以散拙忝公先人之州往爲子僚今刺父郡悲夫隴西也歌鍾燼滅於地館九原極零手薤露其感二也原頻歲與大子文學陸羽同佐公之幕况呼之羽自傳竟陵人

當時羽說竟陵土風之美無出吾國予今牧羽國憶羽之言不誣矣扶風公又愿於羽者也代謂羽之出處無宗祊之籍始自赤子泊乎冠歲爲竟陵苾芻之所生活老秦其教如聲聞辟支以遵乎竺軋也羽字鴻漸百民之典學鋪在手掌天下賢士大夫半與之遊加以方口諤諤坐能諧譁無世柰何文行如軻所不至者貴位而已矣噫我州之佐有釜之地圓似頂狀中立塔廟簞大如臂碧籠遺形蓋鴻漸之本師像也悲歟似頂之地楚篁繞塔塔中之僧羽事之僧塔前之行羽種之竹視天僧影泥破竹枝筠老而羽亦終于作楚牧因來項中道塲白日無羽香火遐歎零落衣搖楚風其感三也是爲三感說七言詩以詩以語陳事扶風公攬三感之說豈得不酸涕濕日以著詞致於塔下冠原鄙章之首邪

周墀

國學官事事書

周墀

國學官郭處之太原人幼即攻儒家書後得大通周公孔子之
奧又能流百家流略之言樂苦躬自養不愛苟受祿宰相聞以
東國學風醜文學者不得官其中皆以豪人使授業者迷徑一作
徑經穎業者墮心元和七年詔處之為國學助教處之承詔而來
拜祭酒司業已即詣學乃家于學焉役馬一疋左右勞一二人
大笈一級用生具以實其間處之身脩而貌古性不合俗尚首
冠獸皮服用麻衣襖製欄袖闊帶高羈履大屣至如禮公卿大
夫亦是好飲流水茹野蔬如松柏之英不苟味膳又樂飲酒人
有見者必寬酒於前始飲即周告四座曰酒以餘神熙性節之
則經縱之則撓固不可為俗主酌挹授之禮命飲者自歇欲處
之盈引三爵而罷每凌爽詣論堂坐高牀召七學諸生居不施
廣裯長席俾隣臂而座澄震聲音分析典訓至於一詞間咸以
俗理引諭了入於諸生心肯中使蒙者縱歷千萬日亦不失其
來由是得諸生每歲累及薦擢于有司處之祿給矜孤餘即謀
買居于山泉間蔽掩其光明嗟呼時畏奪祿分鄰者衆矣不然
何不聞斯人于天子左右必翼颺君德倣治古道使今之時奪
虞夏殷周之風賢者昌不肖者藏公侯康而百姓康噫公卿大
夫默於明者又無由得通九重聞徹天子聰明處之內樂遺聞
於上以得安性墀元和十年得處之道於國學仰其風嘉國學
得其官又憤遺斯人于蓋諫位因書其事作國學官書

書何易于

孫樵

何易于嘗為益昌令縣矩剌史治所四十里城嘉陸江南剌史
崔朴嘗乘春自上遊多從賓客歌酒泛舟東下直出益昌旁至

則索民挽舟易于即自膏笏引舟上下刺史驚文粹有問狀易

于曰方春百姓不耕即蠶隙不可奪易于為屬令當其無事可

以充役刺史與賓客跳出舟皆騎還去益昌民多即山樹茶利

私自入會監鐵官奏重摧筦詔下所在不得為百姓匿易于視

詔曰益昌不征茶百姓尚不可活矧厚其賦以毒民乎命吏剗

去吏爭曰天子詔所在不得為百姓匿今剗去罪愈重吏止死

明府公寧集無免竄海裔集無邪易于曰吾寧憂集作一身以

毒一邑民乎亦不使罪蔓爾曹即自從火焚之觀之文粹使聞

其狀以易于挺身為民卒不加劾邑民死喪子弱業破不能具

葬者易于輒出俸錢使吏為辦百姓入常賦有垂白偻杖者易

于必召坐與食問政得失庭有競民易于皆文粹親自與語為

指白枉直罪小者勸大者杖悉立遣之不以付吏治益昌三年

獄無繫民民不知役改綿州羅江令故文粹治視益昌是時故

故文粹無相公裴公刺史文粹綿州獨能嘉易于治嘗從觀其

政導從不過三人其察集作易于廣約如此集作會昌五年樵

道出益昌民有能言何易于治狀者且曰天子設上下考以勉

吏而易于考止中上何哉樵曰易于督賦何如曰止請貸集作

期不欲堅集作繩百姓使賦出粟帛督役如何曰度支費不足

遂出俸錢冀憂貧民饋給往來權勢如何曰傳符外一無所與

擒盜如何曰無盜樵曰予居長安中文粹有歲聞給事中校考

則曰某人為某縣得上下考某人由上下考得某官問其政則

曰某人能督賦先期而畢某人能督役省度支費某人當道能

得往來達官為好言某人能擒若干盜縣令得上下考者如此

邑民不對笑去樵以為當世在上位者皆知求才為功集作至

如緩急補吏則曰吾患無以共治膺命舉賢則曰無患無以塞
詔及其有知之者何人哉繼而言之使何易于不有得於生必
有得於死者有史官在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七十一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七十二

紀述三

謁夫子廟文一首

救沈志一首

傷我馬詞一首

辨論

譴猶一首

鷄觸人迹一首

觀八駿圖說一首

祝牛宮辭一首

告白蛇文一首

象耕鳥耘辨一首

朱氏夢龍解一首

蓄狸說一首

紀述

謁夫子廟文

李觀

世載儒訓者隴西李氏子觀曰

集無
日字

正詞為潔執潔為奠恪以

上薦集無薦字桓撥之十有三年孟秋之月朔脩冕帶問廟而入再

拜兩柱之下乃退狀而稱曰於皇夫子之道之德與天地周旋

與日月合明乃聖乃神炳乎典謨惟王者得之以事神使民庶

人得之以不失其死生諸侯得之以事天子卿大夫二字集得

之以保之祿位集作世祿怨災不及其身四時得之而序行天下得

之而大同然則天地神人集作人神之事昭乎夫子之道之德也至

何小子之所集無所字竊歎焉斯歎也其惟來學乎其惟乞靈乎曰

其不敢然也且集無且字夫禮樂浹於明夫子之善道也斯可謂集無

敬矣思神瞰於幽夫子之明靈也斯可謂以集無謂字敬矣孰

敢集作可捨道而來學瀆敬而乞靈者集無者字乎於是再拜而起徊

翔集作旋而觀章施足徵像設無誼我廟俎豆我王衣冠誼作夫

子得之亦無愧言七十之徒亦公亦侯外如君臣內實討論蒸

蒸小子思得其門夫子聖人天錫元精其未生也若超然神遊

與兩氣俱集作相存其既生也遇三季之會飄飄煙淪絃歌之音

撫而不和仁義之圖卷而靡陳及相魯而有喜色去宋文粹有而字

曰桓魋其如予何聖人之窮乃有集無有字如是也集無也字耶噫夫子

生於堯之代堯必後舜而先夫子生於舜之代舜必先夫子而

後禹聖人得時化可知也如舜禹生於夫子之年則不過守於

眈眈之中安有夫子之教垂於無窮若今日之澶漫者乎惟集作若夫

夫子生實陪臣歿乃王爵有聖得也惟紂生實殷辟死曰集作乃

獨夫有逆德也惟爵謚在德惟德有聖有逆惟聖逆在人不在

於尊嗚呼集作於戲夫子聖人之極歟鳳鳥不至無其時也秦人燒

焚集作書文之衰也帝唐爵王德之興一作通也惟夫子之德泉唐

之德永而能安古而更集作能新降康下民夔有烈光訖無間然

小子忡忡慄慄拜奠而出匪作匪述

救沈志

劉禹錫

貞元季年夏大水熊武五溪鬪決于沅突舊防毀民家躋高望
之沮澆能集作華山腹為坻林端如莎湍道駛悍不風而怒崩

嶽前邁浸淫旁掩柔者靡之固者脫之規者旋環之矩者顛倒
之輕而汎者碾磕之重而高大者前却之生者力音殪者施集作

形蔽流而東若木材然有僧嗽馬擔於路曰浮圖之慈悲救生

最大能援彼於溺我當為魁里中兒願從三四輩皆狎川湧游

者相與乘堅舟挾善器維以脩紵棧于崇立水當洄狀人易寘

力凝矐執用候可而極大凡室處之類冗居之彙在牧之羣在

菴之訓上羅黔首下連毛物拔乎洪濶致諸生地者數十百焉

適有擊獸如鷓夷而前攫持流拚首用不陷隅目傍睨其姿弭

然甚如六擾之附人者其徒將取焉僧趣音促訶之曰弟無濟是

為目之可里所而不能有所持矣舟中之人曰吾聞浮圖之教

貴空空生普普生慈不求報施之謂空不擇善惡之謂普不逆

困窮之謂慈鄉也生必救今也窮見廢無乃計善惡而忘普與

慈乎僧曰甚矣問之迷且妄也吾之教惡乎無善惡哉六塵者

在身之不善也佛以賊視之未伽聲聞者在彼之未寤也佛以

邪目之佛惡乎無善惡邪集作非吾鄉也所援而出者死地衆矣

形乾氣還各復本狀蹄者躑躅然羽者翹蕭然而言者諛諛然

隨其所之吾不尸其施也不得集作德吾則已焉集作鳥能害為彼

形之乾鬢鬚之姿也彼氣還暴悖之用之也是必反噬而齒耳

最靈是必肉吾屬矣庸躑躅諛諛之歟夫虎之不可使比不可
思猶人之不可使為虎也非吾自遺患焉爾且將貼患乎于衆

多吾罪大矣子劉子曰余問善人在患不救不詳惡人在位不
去亦不詳僧之言遠矣故志之傷我馬詞

馬乾類盖健而善馳君子之所宜求為獸也故主集作求於力

或逸而喜駭主集作求於和或乾而易仆由德而稱者鮮焉曩

予知善馬之難遭也不求於肆而于其卿一旦果得陰山之阿

蠖略其形蕭蕭集作蕭然其鳴長顧遠視順而能力顧其集有低字軀非

騫然而偉也雖士得以乘之始于彼阜衣于廟朝之人多四三

集作三四其狀以迭取集作馭予無兼馬水輒之淋漓淖途之汪洋結

為確牽馱為坳堂前有債輶後有濡棠我策垂空我鑣方揚振

鬣軒昂矯如非翹翹其一作且雄也非力而何烈大之具舉鈎

膺之疊舞一蹊千趾駢比齟齬侈者斯擠悍者斯怒我鞍如山

我轡如組弭毛容與宛若孤處靡靡其一作且柔也非慧而何且

日文粹予之或遺于闕下背商顏趣昭立日中而踰舍脩集作循

門之南非騎所宜夷則沮如高則嶽巖虎咆空林戡闕荒馘風

雨孤征簡書之威俾予弗顛我馬馬依屑屑其勞也非德而何

予至武陵居沅水傍或踰月未嘗跨馬以故莫德伸其所長跼

躄顧望兮頊其鎖韁欽齷日削兮精剋集作耗氣傷寒攢騷騷兮

痒毛蒼涼路聞變踪兮巴馬騰驤朔雲深兮邊草遠意欲往兮

聲不揚潰然似不得其所而死故其嗟也嫌非二字集常初玄

宗羈大死而盡有其名馬命典牧以特起居泊西幸蜀徃徃民

間得其種而蕃馬川文粹故良也色者率非中土類也稽是毛

物豈祖於宛歟漢之歌曰龍為友武陵有水曰龍泉遂歸骨于
是川且弔之曰生于磧礧善馳萬里南來困丘阜青孤寒菽非

集作適口病聞北風猶舉首金臺已平骨空朽投之龍淵從爾

灰豈野焚我烟美之辨論

謹猫

牛僧儒

猫為獸捕鼠啖飲猫性也鼠好害物猫食之是猫於人為爪牙

於獸職為刺姦也所以伊祁氏季春疑日迎猫然則人假借蓄

猫之義盡矣僧儒常學大小戴禮知迎猫之利攝饗者悉辭以

善鼠之竊請迎蓄之僧儒因允其言是猫也非不狀大猥狘而

為之壽喻鼠族者性懶不捕善伺饗人戶隙搜蓋隱器摯蓋隱

器如智有十首百目者而猫家人割刺食三時加哺不敢輟鳴

呼鼠伏隱處也猫人猫食之也鼠竇一作厚垣深窖也猫安薦

茵堂室也鼠出恍獲畏怕也猫遊安緩舒閑也既伏隱處也則

出可伺之也既竇厚垣深窖也何地可空之也既出恍獲畏怕

也掘榷之可恒之也惟猫甚不易也僧儒常讀晋漢二史見更

始元年赤眉擾秦中肴函岐雍大善之以更始宜制之而人又

善之是意亂君之猶猫竊者也晋大康末趙厥亂岷蜀漢銅梁

大善之以羅冲征之而人又善之是意亂臣亦猫竊者也向使

更始非仗漢則秦人皆得擒之矣羅冲非仗晋則蜀人皆能捕

之矣猫非仗於人則庖人皆得戮之矣然三者皆知仗之苟竊

也會不知甚善之矣以至于遂之至于戮之故有為國者有為

兵者有為防盜者有仗而皆亂者則踰於盜也踰於亂也思饗

人迎猫不可不慎也

鷄觸人述

前人

鄠杜之郊人有鷄大不虞疑儕類剛勇百鷄之特疾視促步內

斷外果雖信信猛犬栢栢註士伺豐潛搏胥爲驚蹙則前後背
血流朱殷者數四以降少族說咸以彼恃長觜利距也失恃則
志不能擊宜仁柔矣乃因踰側樹枝目不能睨瞻以長纓羈擊
彼莫得旒拒即求砥礪錯劍其長觜使禿枿不能害物鋌鈴敲
援其利距使搥擊不能痛物然後縱其逸鷄不省猶長拳擊墮
瞋眸咬咬爭鳴剛猛突如隣童咸操荆鑠弄調笑喜曰昔吾畏
其搏我啄我每至此則心悸狂亂視若左右紛錯百千鷄之衆
矣今彼啄擊不能爲害則雖慈雞在前後若不見豈鷄之異矣
君子之是歎至剛自折者若此不度力取笑者又如此且其職
也宜司晨而鳴風雨不移縱有博場妬敵之志亦爭鳴於族類
非宜於佛人矣爾依於人人即爾主輕肆其勇而悖於主所以
雖有長觜利距不能久恃已矣所恃乃以踵擊者取隣童之笑
所宜然矣僧儒一有思度謂欲人之移事當有類其鷄者嗚呼
宜誠夫剛哉

觀八駿圖說

柳宗元

古之書有記周穆王馳八駿升崑崙之墟者後之好事者爲之
圖宋齊已集作未傳之觀其狀甚恠咸若騫若翔若龍鳳騏驎
若噓蜺然其書尤不經世多有然不足採世聞矣駿也因以異
形求之則其言聖人者亦類是矣故傳伏犧曰牛首女媧曰其
形類地孔子如俱頭若是者甚衆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
與人同耳今夫馬者駕而乘之哉一里而汗或十里而汗或數
十里百里而不汗者視之毛物尾鬣四足而蹄齧草木水一也
推是而至於駿亦類也今夫人有不足爲負販者有不足爲吏
者有不足爲士大夫者何足爲者視之圓首橫目食穀而飽肉

締而清裘而燠一也推是而至於聖亦類也然則伏犧氏女媧氏孔子是亦人而已矣騂騶白蟻山子之類若果有之是亦馬而已矣又惡得為牛為蛇為俱頭為龍鳳騏驎螳螂然也哉然而世人集作慕駿者不求之馬集有二字必有圖之似故終不能有得於駿也慕聖人者不求之於人而必若牛若蛇若俱頭之間集作問故終不能有得聖人也誠是天下於有是圖者舉而焚之則駿馬與聖人出矣

祝牛宮辭

并序

陸龜蒙

冬十月耕牛遺

一作為

寒築宮納而阜之建之前日老農請乞靈

于土官以從鄉教

一作校非

余勉之而為之辭曰

集作云

四犉三牯中

一去亂天降霜寒

集作嚴

納

集作入

此室處老農拘拘度地不畝東

西幾何七舉其武南比幾何丈二加五偶楹集作盈非當問載尺入

土太歲在亥餘不足數上締蓬芳下遠官府耕耨以時餘食得

所或寢或訛免風免雨宜爾子孫實我倉廩

告白地文

天其為端且深非得於象耕乎去四凶恐害於政其為疾且畏非得於鳥耕乎不然則雷澤之漁河濱之陶一武感召何也豈聖德有時而不德耶孟子曰堯舜與人同耳而好事者張以就其非聖人之意也吾病其書之集無之字異端毆之使合於道其從我乎雖不從吾亦不人能變其說

朱氏夢龍解

一作辨

劉蛻

吳郡朱氏言昔之夜夢龍入井客之好誕者作佳占以祥朱氏子曰予未嘗識孔子周公者然而使也予得夢一丈夫苟冠衣之占者因謂之周公孔子必知之自欺也未嘗識識越不知越

之城郭宮室途巷苟或夢之未可自知其何城也然則朱氏之所夢入井者朱氏安知其龍乎豈非常見畫工者屈其脊掣其瓜施甲鬚雲氣於身則似乎其所入井者耶是朱氏之夢畫者也殆非夢龍矣自夏后已來人不見龍而言龍者信其畫而已漢魏之數見者見其畫者也薄姬之娠者亦畫者也特門之闔者亦畫者也吏皆謂之龍且明史之妄况朱氏之學妄哉夫龍不輕出又不可褻乎婦人有德不闔故知皆非龍也嗚呼龍以變化為德也故孔子曰唯龍也不可知是則德也而如蟻如蠖如蛇如魚未可知不為龍也或者謂如所畫亦可謂之龍也則朱氏所夢曾何龍乎

蓄狸說

揚夔

敬亭叟叟家毒於鼠暴穿墉穴墉室無全字咋齧筐篋帑無光

物及

一作乃

賂於捕野者俾求里之子必銳於家畜數日而獲諸

汴逾得駿飾茵以棲給鱗以茹之

之一字

撫育之厚如之

一作諸

子其攫生搏飛舉無不捷鼠懼而殄影暴腥露羶縱橫莫犯矣

然其野心常思逸于外罔以子育為田廬西北隅

集作偏

有古立

焉高可四望余將升之以眺遠舒鬱農民遮言曰不可是立有

地巨如井缶而白忤之能為崇不利人多

集作甚

矣且無往余取

酒沃其立告之曰物之生而白者大鷄馬牛而已其餘則老而

後白狼狐兔鹿烏雀燕雉龜蛇之類是也人老而毛髮皓白耗

眊昏倒下能記子孫名字形朽神潰以至於死物老而鮮毫羽

甲亦盡白白而後有靈非一聖賢在

一作存

乎上彼光被于下則

不為之出出必人奉之以獻不敢隱匿惟蛇不在瑞典雖然神

而且靈尚矣故漢之興神姥謂之白帝子非得天命者志恠必

曰自然多冗一作老墳坎大木要野盤有甌酒之

亨作小兒女子寒暑膏眩淫巫倚之禪弦集作目歌無其妖

但集作駭其惑考鼓用弊僭冒其上歲時奔走畏在人後疾病

不治飢寒不辭悉爾輩之為也古者鑄鼎象物使民知神姦若

之姦吾知之矣况旅吾之地由我進退蟄以時出集作無越

昆蟲之職無雜鬼神之事吾宮居若野處各有分齊故不相害

然駢集作翳通顛集作為暇日憑籍之所則不當用集作人爭

也如不用吾言吾當顛天霆擊断裂首尾然吾誠不移無易爾為

象耕鳥耘辨

世謂舜之在下也田于歷山象為之耕鳥為之耘聖德感召也

如是余曰斯異術也何聖德歟孔子叙書於舜曰濬哲文明聖

德止於是而足矣何敢召之云云乎然象耕鳥耘之說吾得於

農家請試辨之吾觀耕者行端文粹有徐起墾欲深斲之形魁

者無出於象行必端履必深法其端深故曰象耕耘者去莠舉

手務疾而畏晚鳥之啄食務疾而畏奪法其疾謂故曰鳥耘試

禹之績大成而後薦之於懷一旦怠其繼逾垣越宇倏不知其

所遊叟惋且惜涉旬不弭弘農子聞之曰野性匪馴育而靡思

非獨狸然人亦有桡梁武於侯景寵非不深矣劉琨於疋磔情

非不至矣既負其誠復及厥噬嗚呼非所蓄而蓄孰有不叛哉

文苑英華卷弟三百七十二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叔夏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七十三

非不至其功其始致其誠望其德而後不

執誠則其人亦爾故若夫彼則意謂非不

神並更對其言起官不我欲其千則之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七十三 雜文二十三

諷論一首 戴冠雄鷄志一首 說鷓一首

罷說一首 捕地者說一首 養狸述一首

紀鴉鳴一首 蟹志一首

禽暴一首

戴冠雄鷄志 李翱

翱至零口比有畜鷄二十二者七其雄十五其雌且飲且飲而又狎乎人翱甚樂之逐掬粟投于地而呼之有一雄鷄

人戴其冠貌若營群望我而先來見粟而長鳴如命其衆鷄衆鷄聞而曹奔於粟既來而皆惡戴冠雄鷄而擊之而曳之而逐

之已而競還啄其粟日之暮又二十一其群栖于楹之梁戴冠
雄鷄又來如慕侶將登于後且棲焉而仰望焉而旋望焉而小
鳴焉而大鳴焉而延頸喔咻其聲甚悲焉而遂去焉至集作于

庭中直上有木三十餘尺鼓翅哀鳴飛而栖其樹顛翺異之曰
鷄禽於家者也被五德者也其一曰見食命侶義也戴冠雄鷄
是也彼衆鷄得非幸其所呼而來耶又奚為既來而共惡所呼

者而迫之耶豈不食其利而背其惠耶豈不畏喪其見食命侶
之一德耶且一作何衆栖而不使偶其羣耶集作或告曰戴冠

鷄雄客鷄也予里東鄙夫曰陳氏之鷄焉死其雌而陳氏寓之
于我羣焉勇且善鬪家之六雄鷄勿敢獨校焉且其集作是以曹惡

之而不與同其食及棲焉夫雖善鬪且勇亦不勝其衆而常孤
遊焉然見食未嘗先啄而不長鳴命侶焉彼衆鷄雖賴其召召

集無既至及逐之昔日亦猶是焉戴冠雄鷄雖不見答然而其迹

未曾變移焉翺既聞之恫然感而遂傷曰禽鳥微物也其中亦
有獨稟精氣義而介焉者客鷄義勇起于群群皆妬焉尚不與

儔焉况在人乎哉况在朋友乎哉况在親戚乎哉况在鄉黨乎
哉况在朝廷乎哉由是觀天地之間集無鬼神禽獸萬物變動

情狀其可以逃乎吾心既傷之遂志之特集作用警予且可以
作鑒于世之人

說鷄

柳宗元

有鷲曰鷲者穴于長安薦福浮圖有年矣浮圖之人室于于集作

其下者伺之甚熟為余說之曰冬日之夕是鷲也必取鳥之楹
握者完而致之以燠其爪掌左右而易之旦則執而上浮圖之

鼓焉者縱之延其首以望極其所如往必背而去焉苟東矣則

是日也不東逐南西北亦然嗚乎孰謂瓜叻毛翻之物而不為仁義器耶是固無號位爵祿之欲里閭親戚朋友之愛也出乎穀卵而知攫集有食尖裂之事爾不為其他凡食類之飢唯且為甚今忍而釋之以有報也是不亦不然文粹有立者乎用其力而愛其死以忘其飢又遠而為之非仁義之道耶但其道一其志不欺其心斯固世之所難得也余又疾夫今之說日以煦煦而默徐徐而俯者善之徒以翹翹而厲炳炳而白者暴之徒今夫梟鴟晦於晝而神於夜鼠不穴寢廟循墻而走是不近於煦煦者耶今夫鶻其立翹然而動若然其視的然其鳴革然是不近於翹翹者焉由是而觀其所為則今之說為未得也孰若鶻者吾願從之毛耶翻耶胡不我施寂寥泰清樂以忘飢

罷說

前人

庶畏貙貙畏虎虎畏羆羆之狀被髮人立絕有力而甚害人焉楚之南有獵者能吹竹為百獸之音集作昔云持弓矢鬻火而即之山為庶為以感其類伺其至發火而射之貙聞其庶也趨而至其人恐因為虎而驅之貙走而虎至愈恐則又為羆虎亦云去羆聞而求其類至則人也梓搏挽裂而食之今夫不善內而恃外者未有不為羆之食也

捕蛇者說

前人

永州之野產黑蛇黑質而白章觸草木盡死以齧人無禦之文粹者然得而腊之以為餌可以已大風孳踠痿癘去死飢殺三虫其始大醫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募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永之人爭奔走焉有蔣氏者專其利三世矣問之則曰吾祖死於是吾父死於是今吾嗣為之十二年幾死者數矣言之

貌若甚戚者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將告以泣事者更若役
復若賦則何如蔣氏大感汪然出涕曰君將哀而生之曰則吾
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嚮吾不為斯役則父已病
矣自吾氏三世居是鄉積於今六十歲矣而鄉隣之生日蹙殫
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號呼而轉徒飢渴而頓踣觸風雨犯寒
暑呼嗥毒癘徃徃而死者相藉也曩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
一馬與吾父居者今其十室無二三馬與吾居其二年者今其
室十無四五馬非死而徒爾而吾以捕蛇獨存悍吏之來吾鄉
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諱然而駭者雖鷄狗不得寧焉吾恂
恂而起視其缶而吾蛇尚存則弛然而臥謹食之時而獻焉退
而甘食其土之有以盡吾齒蓋一歲之犯死者二焉其餘則熙
熙而樂豈若吾鄉隣之旦旦有是哉今雖死乎此此吾鄉隣之
死則已後已又安敢懼毒耶余聞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於虎
也吾嘗疑乎是今以蔣氏觀之猶言嗚呼孰知賦歛之毒有甚
是蛇者乎故為之說以俟夫觀人風者得焉

紀鴉鳴

林簡言

東渭橋有賈食於道者其舍之庭有槐焉聳舒柯布葉凝翠若
不與他槐等其舍既陋主人獨以槐為飾當乎夏日則孕風貯
涼雖高臺大屋諒無慙德是以徂南走北步者乘者息肩於斯
稅駕於斯亦忘舍之陋長慶元年簡言去廊得息其下觀主人
得槐之意亦高臺巨室者也泊三年去夏陽則槐薪矣屋既陋
槐且為薪遂進他舍因問其故曰某與隣俱賈食者也某以槐
故利兼子一作隣隣有善作鴉鳴者每伺宵晦輒登樹鴉鳴凡
側于樹若小若大莫不慄然懼悚以為槐物之在槐也不日而

至也又私於巫者俾於鬼語槐不去鴉不息主人有母者且瘵慮禍及母遂取巫者語後亦以稀賓致困簡言曰假爲鴉鳴威樹殃家甚於真鴉非聽之誤耶然屈平謇諤非不利於楚也斬尚一鴉鳴而三閭放揚震訐謨非不利於漢也楚豐一鴉鳴而太尉死求之於古主人亦不爲甚愚

養狸述

舒元興

野禽獸可馴養而有裨於人者吾得之於狸狸之性憎鼠而喜愛其體趨其文班予愛其能息鼠竊近乎正且勇嘗觀虞人有生致者因得請旣致新昌里客舍舍之初未爲某居時曾爲富爲廩壅堵地面甚足鼠竅穴之口光滑日有鼠絡繹然某旣居果遭其暴耗常白日爲群雖敲拍叱嚇略不畏忌或蹇僂佻跽縮頰更復來日數十度其穿巾孔箱之患繼畧而有晝或出遊

其歸其什器服物悉已破碎若夜時長留缸續

疑作續

晨與役夫

更吻驅可甚擾神抱有時或缸死睫交黑暗中又遭其緣榻過

面泊泊上下則不可柰何或知之借續以收拾衣服未頃則續

又孔矣予心深悶當其意欲掘地誅剪始二三十日間未果類

患之若抱癢疾自獲此狸嘗闔關實竇縱於室中潛伺之見軒

首引鼻似得鼠則疑蹲不動斯頃果有鼠數十輩接尾而出狸

忽躍起堅瞳迸金文毛磔班張爪呀牙割洩怒聲鼠黨帖伏不

敢竄狸遂搏擊或目抉牙截尾指首擺瞬視間羣鼠肝腦塗地

迨夜始背缸潛窺室內洒然予以是益竇狸矣

一作命

常自馴視

之到今僅半年矣狸不復殺鼠鼠不復出穴穴口有土蟲絲封

閉欲合嚮之齷穢服物皆縱橫拋擲無所損壞噫微狸鼠不獨

耗吾物亦將咬噬吾身矣是以知吾得高枕坦臥絕瘡瘡之憂

背斯狸之功異乎鼠本統乎陰蟲其用合晝伏夕動常怯怕人者也嚮之暴耗非有大膽壯力能凌侮於人以其人無禦之之術故得恣橫若此今人之家苟無狸之用則紅墻皓壁固為鼠室宅矣耳濃鮮肥又資鼠口腹矣雖乏人智其柰之何嗚呼覆壽之間首圓足方竊盜聖人之教甚於鼠者有之矣若特不容端人則白日之下故比一作字得騁於陰私故傑朝鼠多而關龍逢斬紂朝鼠多而王子比于剖魯國鼠多而仲尼去楚國鼠多而屈原沉以此推之明小人道長而不知用君子以正之猶嚮之鼠竊而不知用狸而止遏縱其暴橫則五行七曜亦必反常於天矣豈直流患於人間耶某因養狸而得其道故備錄始末貯諸篋內異日持諭於在位之端正君子

記稻鼠

陸龜蒙

與友人

軋符已亥歲震澤之東曰吳興自三月不雨至于七月常時汗

坳沮汝者埃塏坳勃擢攬支派者入扉屢無所汗農民轉遠流

漸平潤此集無稻本晝夜如乳赤子欠欠然救集無渴不暇僅得

葩折穗結十無一二焉何無羣鼠夜出噬而僵之信宿食殆盡

雖廬宇板擊毆而駭之不能勝苦集作若官督戶責不食者有刑

當是而賦索愈急棘械束榜革木肥集作脛頸者無壯老吾聞之

於禮曰迎猫為食田鼠也是禮缺而不行久矣田鼠知之復集作

後歟物有時而暴歟政沓貪而廢一作發歟國語曰吳稻蟹不遺

種豈吳之士鼠歟蟹更伺其事而效其力殲其民與且魏風以

碩鼠刺重斂碩鼠斥其君也有鼠之名無鼠之實詩人猶曰逝

將去汝適彼樂土况集作剗乎上招其財下啗其食率一民而當

二鼠不流浪轉徙聚集作徒而為盜何哉春秋蝻蝻生大有年皆

書是聖人於豐凶不隱之驗也余通於春秋又親蒙其災於是乎記

蟹志

前人

蟹水族之微者其為蟲也有籍見於禮經載於國語揚雄大玄

辭晉春秋勸學等篇考於易象為介類與龜集再用與字非鼈剛其外

者皆乾之屬也周公所謂旁行者歟參於藥錄食䟽蔓延乎小

說其智則未聞也唯左氏紀其為災子雲譏其躁以為郭索後

引而已蟹始窟穴於沮汝中秋冬交必太出江東人云稻之登

也率執一穗以朝其魁然後從其所之蚤夜感沸指江而奔漁

者締蕭承其流而障之曰蟹斷音短立其之江之故文粹無道故字

馬爾然後扳援文粹作奔紛越軼遯而去者十六七文粹作八九既入于

江則刑質寢大於舊字江復趨于海如江之狀漁者又斷而求

之其越軼遯去者又加多焉既入于海形質益大海人亦異其

稱謂矣嗚呼穗而朝其魁不近於義耶捨沮汝而之江海自微

而務著不近於智耶今之學者如得百家小說而不知孟軻荀

揚氏之道或知之又不汲汲於聖人之言求大中之言何也百

家小說沮如也孟軻荀揚氏聖人之瀆也六籍者聖人之海也

苟不捨沮如以集作而求瀆由瀆而文粹作以至于海是人之智反出

水集作小蟲下能不悲夫吾是以志其蟹

禽暴

冬十月予視穫于甫里早苗離離年無以支憂傷于集作盈懷夜

不能寐往往声類暴雨而疾至者一夕凡數四明日訊其毗曰

鳧鷖也其曹蔽天而下盖田所當之禾必竭穗而後去曰得無

弋羅者捕而耗之耶對曰江之南不能弋羅常藥而得之槲櫨上

上

西下塗枝叢植于改一中千萬膠而不飛是樂也出於常茲豫章之涯行賈貨錯歲售於射鳥而盜興已來蒙衝塞江其誰敢商是樂既絕群鳧恣翔幸不死乎口腹及侵人之道梁子曰嘻失馭之民化而為盜關梁急征商不得行使江湖小禽亦肆其暴以害民食古聖人歐害物之民出乎四裔况害民之物乎俾生靈之衆死乎盜死乎飢吾不知安用馭者焉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七十三

登仕郎胡

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七十四

雜文二十四

諷諭二

鐵鑪步志一首

吏商一首

鞭賈一首

賀蝦傳一首

農夫禱一首

悲剡溪古勝說一首

書襄城驛屋壁一首

嘉化一首

較貪一首

鐵鑪步志

柳宗元

江之許凡舟可靡而上下者曰步永州北郭有步曰鐵鑪步余乘舟來居九年往來求其所以為鐵鑪者無有問之人曰蓋嘗有鍛鐵者居其人去而鑪毀者不知年矣獨有其號肩而存余曰嘻世固有事去名存而肩焉若是耶步之人曰子何獨惟是

今世有負其姓而立於天下者曰吾門大使不我敵也問其位與德曰父矣其先也然而彼猶曰我大世亦曰某氏大其冒於號有以異於慈步者乎向使有聞茲步之號而不足釜錡錢鑄刀鉄者懷賈而來能有得其欲乎則求位與得於彼其不可得亦猶是也位存焉而得無有猶不足以大其門然且樂為之下子孫不恠彼而獨恠於是大者桀冒禹紂冒湯幽厲冒文武以傲天下由不知推其本而姑大其故號以至於敗為世笑僂斯可

吏商

前人

吏而一作商也有汙吏之有商不若廉吏之商其為利也博汙吏

以貨商資同惡與之為曹大率多減耗役庸工費舟車射時有得失取貨有苦良盜賊水火殺斂焚溺之為患幸而得利不能什一二身敗祿奪大者死次貶廢小者惡終不遂汙吏惡能商矣哉廉吏以行商不役傭工不費舟車無盜同惡減耗時無得失貨無良苦盜賊不得殺斂水火不得焚溺利愈多名愈尊身富而家彊子孫保光是故廉吏之商博也苟脩嚴潔白以理政由小吏得為縣由小縣得大縣由大縣得刺小州其利月盜各陪其行不改又由小州得大州其吏月益三之益其行又不改又由大州得廉一道其利月益三倍不勝富矣苟其行又不改則其為得也夫可量哉雖赭山以為章涸海以為塩未有利大能若是者然而舉世者爭為商貨以固敗吏相逐於道百不能一遂人之知謀好爾富而近禍如此悲夫或曰君子謀道不謀

富子見孟子之對梁惠王

三字作集宋碑

乎何以利教焉也柳子曰君

子有二道誠而明者不可教以利明而誠者利進而害退焉吾為是焉為利而為之者設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吾哀天沒於利者以亂人而自敗也姑設是庶由利之大小登進其心集作志字幸而不撓集作有手下以成其政交得其大利吾言不得已爾何假從容若孟子者乎孟子好道而無情其功緩以疏未若孔子之急民也

鞭賈

市之鬻鞭者人之問其賈宜

文粹作直

五十必曰五萬復之以五十

則伏而笑以五百則小怒五千則大怒必五萬而後可有富者子適市買鞭出五萬持以夸余視其首則拳蹙而不遂視其掘則蹇急集作反而不植其行之者一去一來而不相承其斲朽集作朽

黑而無文材稍之戒瓜而不得其所窮舉之飄飄

集作飄

然若揮虛

焉余曰子何取於是而不愛五萬曰吾愛其黃而澤且賈去者

云余乃召僮爚湯以濯之則慙然枯蒼然白嚮之黃者拖也澤

者蠟也富者不悅然猶持之三年後出東效爭道長樂坂下馬

相踉因大擊鞭折而為五六馬蹄不已墜於

集作之

地傷焉視其

內則空空然其理若糞壤無所賴者今之扼其貌蠟其言以求

賈伎於朝者當其分則善

文粹無字句非

一誤而過其分則喜當其分

則反怒曰今曷不至於公卿然至馬者亦良多矣居無是雖過

三年不害當其有事驅之於陳之列以禦乎物以夫空空之內

糞壤之理而以責其大擊之効惡有不折其用而獲墜傷之患

者乎

蝟蝦傳

前人

蝨蝨者善負小蟲也行遇物輒持取昂其首負之背逾集作重雖困劇不止也其背甚澀物積因不散卒躓仆不能起人或隣之為去其負苟能行又持取如故又好上高極其力不已至墜地死今世之嗜取者遇禍不避以厚其室不知為已累也唯恐其不及及其怠而躓也黜棄之遷徙之亦已病矣苟能起又不父日思高其位大其祿而貪取隘甚以近於危墜觀前之死亡曾不知戒雖其形魁然大者也其名入也而智則小蟲也亦足

哀

集作夫

農夫禱

劉軻

丙戌歲大飢楚之南江黃間為甚明年予將之舒途出東山見老農輩鳩其族為禱於伍君祠其意誠而辭俚因得其文以閤色之意以儆于百執事者云農夫某謹達精誠于明神嗷嗟我

耕食之人誰非王之人人之有求神得不以聰明正直聽之邪曩者仍歲荐飢為鰥鰥田無耕夫桑無蠶姬癘疫瘵一方尤危踵以吳蜀弄兵吏呼其門歐荒餘之人挾弓持戟女子生別行蹄走哭王師有征羣盜繼誅乃歸其居乃復室廬壞田蕪亦莫蠲其租今之收拾餘燼人百其力幸大成于秋誠慮旱而不雨既雨而潦必不為僚又慮其不苗不秀秀而不實又慮為螟蝗又慮夫廐馬之奪其食賊吏之厚其斂馬嗚呼必馬無廐粟者妾無厭羅紉者無斂其薄者亦於何厚其所薄耶伏希神明無有所忽禱曰無瘠農人以肥廐馬無寒蠶婦以煖妓妾無銷耒耜以滋兵刃農人不飢而天下肥蠶婦不寒而天下安耒耜不銷而天下饒妾暖而嬌兵滋而殘馬肥而豪不蹟不馳足食足衣皇天皇天天胡忍是為苟不此為民其嘻嘻神其怡怡尚饗

悲剡溪古藤說文粹

剡溪上綿四五百里多古藤株枿逼土雖春八土脉他植發活

獨古藤氣候不覺絕盡生意予以為本乎地者春到必動此勝

亦本於地方春且有死色遂問溪上人人獸粹不有道者言文粹

作溪中多紙工持刀文粹斫伐無時擘剥其粹文粹無粹文粹以

給其業噫勝雖植物者温而榮寒而苦養而生殘而死亦將似

有命於天地間今為止工斫伐不得發生是天地氣力為人中

傷至一物疵癘之若此異日過數十百郡泊東維西雍歷見言

文粹無粹書文者皆以剡紙相夸乃文粹寤曩見剡勝之死職止

由此文粹過固不在紙工且今九牧士人自專言能見文章

戶牖者其數麻麻竹相多聰其語其自安重皆不啻握驪龍珠

雖苟有曉寤者其倫甚寡不勝衆者亦皆斂手無語勝衆者果

自謂天下文粹文章歸我遂輕傲聖人道使周南召南風骨折

入於楊白二字粹華中言偃卜子夏文學陷入於淫靡放蕩

中比肩掘管動盈數千百人下筆文粹動數千萬言不知其

為謬誤日日以縱自然殘藤之命易甚桑泉文粹汲汲粹汲汲

杏未見其止文粹如此則妄言文輩文粹誰非書剡紙

者耶紙上啗利曉夜斬勝以鬻之雖舉天下為剡溪猶不足以

給况一剡溪者焉以此恐後之日不復有勝生於剡矣大抵人

間費用苟得著其理為文粹不枉之道在則暴耗之過莫由橫

及於物物之資人亦有其時時其斫伐不為妖闕予謂今之錯為

文粹有粹文者皆天闕剡溪勝之說文粹也勝生也有涯而錯為

文者無涯也世字粹之損物不直於剡勝而已予所謂以取

剡勝以寄其悲

書襄城驛屋壁

孫樵

襄城驛號天下第及得寓日視其沼則淺混而茅集作視其舟

則離敗而膠庭除害蕪堂廡甚淺集作烏覩其所謂宏麗者訊

於驛吏則曰忠穆公嘗收梁州以襄城空三文粹節度治所龍

節虎旗馳驛奔輅以去以來轂交蹄廟由是崇侈其驛以示雄

大蓋當時視他驛為壯且一歲賓至者不下數百輩苟夕得其

底飢得其飽皆慕至朝去者集無寧有故惜心耶至如掉舟則

必折篙破舷碎鬪而後上漁鈎則必搭泉涓泥盡魚而後止至

有飼馬於軒宿準於堂凡所以汙敗室廬糜毀器用官小者其

下雖氣猛可制官大者其下益暴橫難禁由是日益破碎不與

曩類某集作費八九輩雖以供饋之隙葺葺文粹作治之其能

補數十百人殘暴乎語未既有老叟笑於旁且曰舉今州縣皆

驛文粹也吾聞開元中天下富蕃號為里平踵千里者不裹糧

長子孫者不知兵今者天下無金革之聲而編戶集作日益破

疆場無侵削之虞而墾田日益寡生民日益困財力日益竭其

故何哉凡與天子共理天下者刺史縣令而已以其耳目接於

民而政令速於行也今朝廷命官既亦輕任刺史縣令而又促

數於更易且刺史縣令遠者三載一更近者一二歲再更故州

縣之政苟有不利於民可以出意革去者其二字集作在刺史

則曰明日我即去何用如此在縣令則曰明日我即去何用如此

愁當醉飢當飽六字文粹作當愁囊帛匱今笑與秩終嗚呼州

縣者真驛者耶矧更代之隙黠吏因緣恣為姦欺以賣州縣者

乎如此而欲望生民不困財力不竭戶口不破墾田不寡難哉

予既揖退老叟條其言書于襄城驛屋壁

蠹化

陸龜蒙

橘之大蠹如小指首負特角身戚戚然後蝻蟻而青翳葉仰蹙如飢蠶之速不相上下人或振觸之輒奮角而怒氣色桀驁一旦視之疑然弗食弗動明日復性則蛻為蝴蝶矣力拘力拘其翎未舒襟黑繡黃集作蒼分朱間黃集作蒼腹瑱而橢音墮綾織且長文醉方寤羸枝不揚又明日往則倚薄風露攀緣草樹聳空翅輕瞥然而去或隱蕙隙或留堇端翩旋軒虛颺曳紛拂甚可愛也須臾犯螫網而僂之引絲環纏牢若桎文粹作攀桔人雖甚隣可解而縱矣噫秀其外類有文也嘿其中類有德也不朋而游類絜也無嗜而取集作食類廉也向使前不知為橘之蠹後不見觸之螫網人謂之鈞天帝君而來今復還矣天下大橘也名位大羽化也封畧大蕙莖也苟滅德忘公崇浮飾傲榮其外而枯其內害其本而窒其源得不為大螫網而膠之乎觀吾之蠹化者可以惕惕

較貪

弘農子遊卞山之陰遇鄉叟巾不完屨不全負薪仰天吁而復號因就訊諸抑喪而未備乎抑有寃而莫訴乎何聲之哀而情之苦耶叟致薪而泣曰逋助軍之賦男獄于縣絕糧者三日矣今將省之前日之逋已貨其耕犢矣昨日之逋又質其少女矣今田瘠而頻播之莫稔貨之靡售且以為耶軍之用豈一一於君哉今十未有二三及於戎費餘悉為外用又黠吏貪官盈縮萬變去無所之住無所資非敢懷生柰不死何弘農子聞其言且助其歎退而省於世萬類中最為民害者莫若虎之暴將賦之以警貪吏庶少救民病是夕夢鷲斃而人言曰爾欲警于貪

吏以吾為首雖爾之絮柰辱我之甚乎余曰賊人之畜以自飽
腹爾不為貪哉獸曰不豢不農何以給生苟不捕野無實吾曠
吾以其飢而求食之苟獲一飽則晏然匿跡不為謀矣豈爾曹
智以役物豢之畜之畋漁之以給其茹也桑之育之經之營之
以供其用也一物之何求貨之可圖汲汲為謀孜孜擊心如磬
如溪莫漏莫盈豈與吾獲一飽則然孰寤而欲比方哉弘農子
警而寤諦而思若然則人不如獸也遠矣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七十四

登仕郎胡

柯

鄉貢進士彭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七十五

雜文二十五

論事

西邊患對一首

叛解一首

罪言一首

原十六衛一首

書田將軍邊事一首

西邊患對

沈亞之

元和十有二年夏六月亞之西出咸陽行岐隴之間採其風得
西土亡降故老為余言邊之所以為患可痛之狀辭甚條悉或短
曰微叟以西戎蠕蠕之旅而為邊出苦言使聞比塞匈奴雜虜
之風叟曾不哭文粹作知也蓋天子之憂甚勤與師長分節符給所
用以事邊何困對曰不然今言所以為患者非一因此而邊兵
不得習伎險不得為因百姓不可為生如此吏尚輕易之然則

比虜匈奴雖以逸馬強弓乘嚴寒時南馳其來衆不週數千其
 所掠民財貨一人所舉而已猶驚準不能屯兵留塞且北迫集作
 千里而屬烽望其興塵知奔蹄之幾受降城故事亡虜南下視
 其狀則烽燧次發然後收民畜嚴壁而待之且每歲八月戎有
 清野之火使其馬無所食彼縱至不暇解鞍而旋矣而西戎則
 不然其衆蟻聚多包山川沮陸之利其兵材雖集有不能當唐
 人然其策甚遠力戰不患死所守必險所取必地而唐人軍中
 以爲材不能皆易之故自安西以東河蘭伊甘及西涼至於會
 寧天水萬三千里凡六鎮十五軍皆爲西戎有由易而見亡也
 聞其始下涼城時圍兵厚百里伺其城旣窘乃令能通唐言者
 告曰吾所欲城耳城中人無少長卽能東吾亦謹兵無令有傷
 去者城中爭號曰能圍集有即集有解其後取他城盡如涼城之事

由此人人皆固生無堅城意自得集作其策以來爲語相傳尚

近奈何客獨不聞其說乎岐隴所以可固者以隴山爲阻也昔

其林比避必繁故戎不得爲便道今盡於斬伐矣而蹈者無集

所不達且又虛兵集有號與實十五又有非戰鬥而役入山林

伐章集有鹿熊集作麇麇豪豕是徭者居十之三窮蟲障芟集

剝繁取材斤聲合叫不息於寒暑是徭者居十之四殺畜粟金

繒文松大梓奇藥珍集作禽薰臭之具挽轅於陸浮筏於渭東

抵咸陽入長安部署相屬是徭者居十之二其餘兵當守烽擊

柝晝夜捕侯者則皆困於飢寒衣食或經時不賑顧其心怨望

幸非常尙能堂戎耶是皆賴主上聖神彼戎畏其化而不敢東

刃今岐隴之土甚饒而農食不充糝稗衣結縷無完集作布其

租稅納粟官一而耗倍細吏憑法而要賂賂厚者雖逋亦寬之

粟雖後至必亟與夫賂簿者或稽一日即白吏答之粟當輸則曰次當某人又當某人故有累日而不得者其他征徭放此農盡所獲不能出其費尚無不忍吏是民由蓬息而處又何耶生今所患衆多其略可痛如此長吏終不肖尚輕易之客柰何為不困

叛解

李甘

或曰申恒何讎而叛解曰盜賊富家文粹讎乎且淋其財而強索之若寃其主也申習盜恒習賊差乎解曰害財曰盜以盜害人曰賊天下有土豪之有紵粟也天下有相家之有子弟也申憑葉縣非盜歟恒警宰相非賊歟或曰有盜一金費千文粹金而可捕也為之乎有賊一夫殺十夫而可磔行之乎今三年兵之一有非千文粹金而捕如費何萬人死之罪文粹無非十夫

而磔如殺何解曰以金為輕而不捕則窮人家謀盜矣富人家家遇盜矣以一夫為寡而不磔則壯夫人人為賊矣懦夫人人被賊矣是故盡天下之盜者三年為密也勝天下之賊者萬人為少也或曰吾聞勇夫重閉盍鍵乎解曰天雨垣敗賊盜乘之門之閉耶曰以彼習叛之巧也贖而吏之何如解曰盜賊欲巧吏不欲擾如贖倡而為妻也為倡且淫為妻且禁乎者也文粹

無此二字

罪言

杜牧

國家大事某不當言實言之集作言有罪故以云集作生人常病兵兵祖於山東胤於天下不得山東兵不可死山東之地禹畫九土一曰冀州野舜以其分太大離為幽州為并州程其水土與河南等常重十一二故其人沉鷲多材力重許可能辛苦

自魏晉已下胤浮羨淫工機織雜意態百世俗益卑弊人益詭
弱唯山東敦五種本兵矢他不能蕩而自若也復產健馬下者
日馳二百里所以兵常當天不冀州以其特強不循理冀其必
破弱雖以破弱冀其後強大也并州力足以并吞也幽州幽陰
慘殺也故聖人因其風俗以爲之名黃帝特蚩尤爲兵階阪泉
在今

焉川

自後帝王多居其地豈尚俗都之耶自周劣齊霸不一世

晉大常備役諸侯至秦萃銳三晉經六世乃能得韓遂折天下
脊復得趙因拾取諸國秦末韓信臨齊有之故蒯通知漢楚輕
重在信光武始於上國成於鄆魏武舉官渡三分天下有其二
晉亂胡作至宋武號爲英雄得蜀得閩中盡得曹書河南地十
分天下有其二字唐書八然不能使一人渡河以窺胡至于高齊
荒蕩宇文取得唐書隋文因以滅陳五百年間天下乃一家隋

文非武敵也是宋不得山東隋得山東故隋爲王宋爲霸由此

言之山東王者不得不可爲王霸者不得不可爲霸猶賊得之

是唐書以至天下不安國家天寶末燕盜徐起出入成臯函潼

聞若涉無人地郭李革常以兵五十萬不能過鄴自爾一百餘

城天下力盡不得尺寸人望之若迴鶻吐番義無有敢窺者國

冢因之畦河脩障戍塞其街蹊齊魯梁蔡被其風流因以爲寇

以裏拓表以表撐裏混頌迴轉顛倒橫斜未嘗五年間不戰生

人日頓委四夷日昌熾天子因之幸陝幸漢中焦焦然七十餘

年矣嗚呼運遭章一作武幹衣一肉不畋不樂自卑冗中拔取

將相凡十三年乃能盡得河南山西地洗削更革罔不順適唯

山東不服亦嘗再攻之皆不利以迄豈天使生人未至於帖秦

耶豈其人謀未至耶何其艱哉何其艱哉今日天子聖明超出

古昔於理志平若欲悉使生人無事其要在先去兵不得山東兵不可去是兵殺人無有已也今者上策莫如自治何者當貞元時山東有燕趙魏叛河南有齊蔡叛梁徐陳汝白馬津盟津襄鄧安黃壽春皆戍厚兵凡此一餘所纔足自護治所實不輟一人以他使遂使我力解勢弛熟視不軌者無可柰何階此蜀亦叛吳亦叛其他未叛者皆迎時上下不可保信自元和初至今二十九年間得蜀得吳得蔡得齊凡收郡縣二百餘城所未能得唯山東百城耳土地人戶財物甲兵校之往年豈不綽綽乎亦足自以為治也法令制度品式條章果自治乎賢材奸惡搜選置舍果自治乎障戍鎮守干戈車馬果自治乎井閭阡陌倉廩財賦果自治乎如不果自治是助虜為害環土三千里植根七十年復有天下陰為之助則安可以取故曰上策莫如自

治中策莫如取魏魏於山東最重於河南亦最重何者魏在山

東以其能遮趙也既不可越魏以取趙固不可越趙以取燕是

燕趙常取重於魏魏常操燕趙之性命也故魏在山東最重黎

陽距白馬津三十里新鄉距盟津一百五十里黎陽新鄉並屬衛州陴壘

相望朝駕暮戰是二津虜能潰一則馳入城韋不數日間故魏

於河南間亦最重今者願以近事明之元和中纂天下兵誅蔡

誅齊頓之五年無山東憂者以能得魏也田弘正昨日誅滄頓

之三年無山東憂者亦以其能得魏也史憲誠長慶初誅趙一

日五諸侯兵四出潰解以失魏也田布昨日誅趙一日罷如長

慶時亦以失魏也李聽故河南山東之輕重常懸在魏明白可

知也非魏強大能致如此地形始然也故曰取魏為中策最下

策為浪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是也兵多粟多歐人使戰者便

於守兵少粟少人不敵自戰者便於戰故我常失於戰虜常困於守山東之人叛且三五世矣今之後生所見言語舉止無叛也以為事理正當如此沉酣入骨髓無以為非者指示順向詆侵族嚮語曰叛去莫酉起矣至於有圍急食盡餒屍以戰以此為俗又豈可與決一勝一負哉自十餘年來凡三收趙食盡且下堯山敗鄒尚書趙復振下博敗杜叔良趙復振館陶敗李聽趙復振故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為浪戰最下策也

原十六衛

前人

國家始踵隋制開十六衛將軍總十三員屬官總一百二十八員署守集作守分部夾峙禁省厥初歷今未始替削然自今觀之設官言無謂者其十六衛乎本原事跡其實天天下之大命也始自貞觀中既武遂文內以十六衛畜養戎臣襄公鄂公徒之並為諸衛將軍

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備兵伍或有不幸方二三千里為寇土數十百萬人為寇兵蠻夷戎狄踐踏四作此時戎臣當提兵外居至如天下平一暴勃消削單車一符將命四走莫不信順此時戎臣當提兵居內當其居內也官為將軍綬有朱紫章有金銀千百騎趨奉朝廟集作謁第觀車馬歌兒舞女念功賞勞出於曲賜所部之兵散舍諸府上府不越一千二百人五百七十四府凡有四十萬人三時耕稼襪襦耒一時治武騎劔兵失裨衛以課父兄相言不得業他籍藏將府伍散田畝力解勢破人人自愛雖有蚩尤為師雅亦不可使為亂耳及其當居外也緣部之兵被檄乃來受命於朝不見妻子斧鉞在前爵當在後以首爭首以力搏力飄暴交梓豈暇異略雖有蚩尤為師雅亦無能為叛者集作也自貞觀至于開元末百三集作五非十年間戎臣兵五未

始逆篡此聖人所能柄統輕重制障表裏聖筭神術也至于閔
元末愚儒奏章曰天下文勝矣請罷府兵詔曰可武夫奏章曰
天下力強矣請搏四夷詔曰可於是府兵內剷邊兵外作戎臣
兵伍濡奔矢往內無一人矣起遼走蜀繚絡高萬里事五強寇
奚契丹吐蕃十餘年中亡百萬人尾大中乾成燕偏重而天下
雲南大石國掀然根萌燼燃七聖肝食求欲除之且不能及也由此觀之戎
臣兵伍豈可一日使出落鈐鍵哉然為國者不能無也居外則
叛韓點七國近者居內則篡莽卓曹馬使外不叛內不篡兵不
離伍無自焚之患將保頸領無烹狗之喻古今已還法術最長
其置府立衛乎近伐已來於其將也弊復為甚也人囂曰廷詔
命將矣名出視之率市兒輩蓋多稽文粹金玉負倚幽陰折券
交貨所能也絕不識父兄禮儀之教復無慷慨感槩文粹之

節集作百城千里一朝得之其強傑復勃者則撓削法制不使

縛已斬族忠良不使遠已力壹勢便固不為寇其陰泥去巧校

者亦能家筭口歛委於邪倖由鄉市公去郡得都四履所治指

為別館或一夫不幸而壽則戛割生人略匝天下是以天下每

每兵亂湧溢齊人乾耗鄉黨風俗淫窳衰薄教化思澤擁抑不

下召來災沴被及牛馬嗟乎自愚而知之人其盡知之乎且武

者任誅如天時有秋文者任治如天時有春是天下能倒春秋

是豪傑不能惣文武是此輩受鉞誅暴乎曰於是乎在某人行

教乎曰於是乎在於禍嘉不作者未之有也伏惟文皇帝十六

衛之旨誰復而原其實天下之大命也故作原十六衛

書田將軍邊事
孫樵
背臨印南馳越二百里得嚴道郡實與沉黎越嶲俱為邊城迫

於羣蠻田在賓將軍刺嚴道三年能條悉南蠻事為樵言曰巴蜀西迫于戒南偏于蠻宜其有以制之者當廣德建中之間西戎兩飲馬於岷江其衆如蟻前鋒魁健擐五屬之甲持倍尋之戟徐呼按文粹步且戰且進蜀兵遇闕如植橫堵羅戈如林發矢如轟皆折刃矢集作鉞不能斃一戎而况隨其陣乎然其戎兵踐吾地日深而疫死者日衆即自度不能留以輒引去故蜀人為之語曰西戎尚可南蠻殘我自南康公鑿青溪道以和羣蠻俾由蜀而貢又擇群蠻子弟籛于錦城使習書筭業就輒去復以他繼如此垂五十年不絕其來則其學於蜀者不啻千百故其國人皆能習知巴蜀土風山川要害文皇帝三年南蠻果大入城都門其三門大入成都是一要門其三門是一句今文粹集本進則其三門三字而云大入成都門乃不成語賴英華可證其非四日而旋其所剽掠自成都以南越嶲以北八

百里之間民畜為空加以敗卒貪民持兵群聚因緣劫殺官不

能禁由是西蜀十六州至今為病自是以來羣蠻常有署蜀之

心居則息畜聚粟動則練兵講武集作而又俾其蜀於習者伺

連帥之間隙察兵賦之虛實或聞蜀之細民苦於重征且將啓

之以幸非常李丞相固言鎮西蜀時有編民李權者遣子質書通蠻言蜀無備可取狀邊城搜獲之按問得實遂

弃市至今或有吾不知羣蠻此舉大劔以南為國家所有乎且

每歲發卒以戍南者皆成都頑民飽稻飫豕十九如瓠雖知鉦

鼓之數不習山川之險吾常伺其來朔風正嚴緩步坦途日次

一舍固已呀然汗矣而况歷重阻即嚴程束甲而趨拔戟而闢

耶加以為將者刻薄以自入餽餽者縱吏而一作鼠竊縣官當

給帛則以苦文粹而易良當賑粟則以砒而參粒每歲當給帛

輕帛以易重然後散諸邊卒以此為恨四字常以集作常以為怨

此則邊卒將怨望之不暇又安得集作能殊死而力戰乎此巴蜀所以憂也樵曰誠如將軍言苟為國家計者熟若詔嚴道沉黎越巂三城大守俾度其要害按其壁壘得自募卒以守之且兵藉於群則易為役卒出於邊則習其險而又各於其部繕相美地分卒為屯春夏則耕蚕以資其衣食秋冬則嚴壁以俟其寇虜連帥即能督之歲遣廉白吏視其卒之有無劾其守之不法者以聞如此則縣官無餽餽之費奸吏無因緣之盜兵足食給卒無集有胥字無怨於將軍則如之何四字集作田將軍曰如此何患言卒遂書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七十五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七十六 雜文二十六

雜制作

中和樂九章

補大戴禮祭法文一篇

補周禮九夏系文一篇

九夏歌九篇

山書十八篇

中和樂九章

盧昭隣

祭歌封第一

炎圖喪寶黃歷開璿祖武類帝宗文配天王盞垂日翠翠陵煙
東雲千呂南風入絃山稱萬歲河慶千年金繩永結壁麗長懸

歌明堂第二

穆穆聖皇雍雍明堂左平又城上圓下方調均風雨制度陰陽
四牕八達五十九房南通夏火西瞰秋霜天子臨御萬玉鏘鏘

歌東軍第三

遐哉廟略赫以台臣橫戈碣石倚劔浮津風兵拂籜日城清塵
鳧夷復祀龍伯來賓休兵寓縣獻馘天闈旆海疑凱入耀一作
輝震震

歌南郊第四處郊

虔郊上帝肅事圓丘龍駕四牡鳶旗九旒鍾歌晚引紫煬高浮
日麗蒼壁雲非外求皇之慶矣萬壽千秋

歌中宮第五

遊沙麓慶洽瑤衣黃雲畫聚白氣宵飛居中優正 和體微

儀刑赤縣演教椒闈陶鈞萬國丹青四妃河州在詠風化 歸

歌儲宮第六

波澄少海景麗前星高禔誕聖甲觀昇靈承規翠所

瑤庭宗儒側席問道橫經山嶺皎皎國冑青青黃裳元吉邦家
以寧

歌儲王第七

星陳帝子嶽列天孫義光帶礪象著乾坤我有明德利建條疑
存直以茅社錫以犧樽藩屏王室翼亮堯門八才兩獻夫何足

論

歌公卿第八

蹇蹇三事師師百祭羣龍在職振鷺盈朝豐金輝首珮玉鳴腰
青蒲翼翼丹地翹翹歌雲佐漢捧日匡堯天上人代邈邈昭昭

總歌第九

明明天子兮聖德揚穆穆皇后兮陰化康登若木兮座明堂池
濛汜兮家扶桑武化偃兮文化昌禮兮服肱良君臣已定兮君
求無疆頽子更生兮徒皇若有人兮天方忠為衣兮信為裳
白玉兮飲瓊芳心思荃兮路阻長

補大戴禮祭法文

· 皮日休

祭法曰法施於人則祀之咎繇作帝謦為士師其道參乎舜禹
不曰法施於人乎何祀典之闕哉祭法曰能禦大災則祀之堯
舜之世山林蕃鳥獸暴益作虞也山林踈鳥獸鮮人民安不曰
能禦大災乎何祀典之闕哉祭法曰以勞定國則祀之昔者周
公輔武以寧殷亂佐成而定集作立周業制禮樂立明堂不曰以
勞定國乎何祀典之闕哉如以咎繇伯益之功小於舜禹不在

祀典則契為司徒而民成咎繇也且勤其官而水死伯益也如
以聖人制禮自有七廟不合列在禮典則文王以文治武王以
武功周公也如皆以功勳列於民者則吾之先師仲尼邁德於
百王垂化於萬代孰不若契為司徒且勤其官也哉日休懼聖
人之文將亂而墜敢參補而附之其文曰
咎繇能平其法以位終益能立其功以讓禹政周公以文化仲
尼以德化非此族也不在祀典

補周禮九夏系文

前人

周禮鍾師掌金奏九集作凡樂事以鍾鼓奏九夏按鄭康成注云
夏者大也樂之大者歌有九也九夏者皆詩篇名也頌之類也
此歌之大者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也嗚呼
吾觀之魯頌其古也亦以九矣九夏亡者吾能頌乎夫人樂既

去至音不嗣頌於古不足以補亡頌於今不足以入用庸可頌乎頌之亡者俾千古之下齟齬之內窈窕冥冥不獨有大卷音權黃帝樂之一音集作者乎

九夏歌九篇

王夏之歌者王出入之所奏也

燻燻皎日燻麗于天厥明御舒如玉出馬燻燻皎日燻入于地厥晦惟貞如玉入馬出有龍旂入有珩珮勿驅勿馳惟慎惟戒出有嘉謀入有內則繫彼臣庶欽王之式

王夏四章章四句

肆夏之歌者尸出入之所奏也

愔愔清廟儀儀袞服我尸出矣仰集作神之穀杳杳陰行坎坎路鼓我尸入矣得神之祐

肆夏二章章四句

昭夏之歌者牲出入之所奏也

有鬱其鬯有儼其尋九變未作全集作乘來之既酌既酢爰轉

音胤爰舞象物既降全集作乘之去

昭夏二章章四句

納夏之歌者四方賓客來之所奏也

麟之儀儀不繫不維樂德而至如賓之娛鳳之愉愉不箏不茹樂德而至如賓之娛自筐及筥我有牢米集作自筐及篚我有貨弊我牢不憊我貨不匱碩碩其才有樂而止

納夏四章章四句

章夏之歌者臣有功之所奏也

王有虎臣鈇鉞征彼不悖一撲而滅王有虎臣賜集作之珪瓚

征彼不亨一虎集作而泮王有掌訝音爾疆里王有掌客餽飽於限反之負爾饗餼何以樂之金石九奏何以賜集作之龍旂九旒

去聲

章夏四章章四句

齊夏之歌者夫人祭之所奏也

墟墟集作墟墟皆可疑

衡筭翬翬愉狄自內而祭為君之則

齊夏一章章四句

族夏之歌者族人酌之所奏也

洪源誰孕疏為江河大塊孰埏播為山阿厥流浩漾厥勢嵯峨今君之酌慰我實多

族夏二章章四句

祗夏祗讀為陔

之歌者賓醉集作

出之所奏也

醴酒既酌嘉賓既享饋為之奏禮酒既竭嘉賓既悅應為之節禮酒既罄嘉賓既星雅為之行饋應雅三樂器也賓醉而出奏祗夏以此三器策地為之行事

祗夏三章章三句

驚夏之歌者公出入之所奏也

栢栢其珪衮衮其衣出作二伯天子是毗栢栢其珪衮衮其服入作三孤國人是福

驚夏二章章四句

山書一十八篇并序

劉說

秦於山上著書一十八篇大不復物意茫洋乎無窮自號為山書

天地之氣復則結者而為山也齟者而川也結於集作其所者安靜而不動齟於其時者疏決以集作忘者及二字集故山之

性為近正川之性為革為二字集是以處其結者有集作君子處其融者為利人

天地之先未嘗有形故字其形為人民為貪蟲萬物然後受其字據其形之動曰生形之靜曰死嗚呼我苟不生乎天地先而未嘗用其形竅以出納斯非混沌之似乎故吾以混沌不嘗在天地先而在我不為萬集無物鑿者而已矣

壞人者天地也使其數出故觀數以象動則有靜殺亂患夫數

使乎手足故離吾之指為吾視其指而心亦離則數數人乎心

四字集矣故知指生六而為有餘生四而為不足不足與其集

有餘也為體不備嗚呼心既分身之有餘與不足也則靜殺亂

患何嘗不足盡二字集其數出

聖人重其生以榆出光濟其用故甘羶之臭出於榆末而後網

吾不足於也野集以牢養集作於宮中故天下忘身以自給嗚

呼上古食而棄其餘集作熱而棄其皮亦足矣是知聖人欲化

更亂其生

聽鳳鳴而吹管果象也故有象竹之聲者必有葭象之器其集

然則造其為集作而耻葭學者鳳也故不世而來造其象而耻

人學者聖人也故末世而不出嗚呼

江河鑿而山木泣以為川既出而必伐舟也舟既入水而蛟魚

相對集作以其居泉而遠於殺者也今則造去泉之具成是大

道存而異其質大道亡而運集作其福

利以勸集作天下利盡而天下畔道以歸天下道薄而天下去

嗚呼為利物所聞集作為道亦不為故始受其應者終以將以應人然則利盡而所畔者必滅其後道薄而所去者貴不殺其

孤而已

城廓溝池以固民也有竊城廓溝池以盜民集作民字者則殺人甚

於不固夫有竊固之具必有功集作攻固之利苟有利之物寇必

生其下是以太古安民以巢故於野則無爭巢固民則相殺

車服妾媵所以奉貴也然奉天下來事貴者賤夫有車服必有

雜珮有妾媵必有媵樂聖人既為之貴賤是欲鞭農父子以奉

不暇雖有杵臼吾安得粟而舂之嗚呼教民以杵臼不若均民

以貴賤

古之弓矢所以妨惡也懷惡者在內所以能避集作持弓矢也故

射惡未及死而奪械可以殺人於天下天下從而禁畜私械者

嗚呼古之弓矢所以妨惡也今則不然反妨人之持弓矢也

萬物無常聲而主聲者定其悲歡則聽在心而耳職廢也謂雷

為可畏則以畏聲聽之不知有時雷可長養也謂瑟為可狎則

以狎聲聽之不知有時瑟可流哀集作裏也則有幽思之深砧聲

之悲也去家日遠雨聲之愁也嗚呼悲愁果在心也雷與瑟無

常聲也

為學豈有歲故勞於農夫以其有遇世也故佚於使人然而雖

佚不妄集作志學以其勞而未嘗用手是故死而不得止集作正其

必古有志者猶日月之易于人也故謂集作為飛鳥走兔在其中

付大藏之樂未必有信之友也夫取人之鑰必薦信以入其中

集作心受人之託必有情以寄其內故大信者不使人付集作信有

道者不使人求

棺衣之厚葬以玉禮百姓不貪其死以其愛名不甚於愛身任

時之重必多怨借君之權必易死是於名則君子愛身不甚於

百姓焉

聖人有意哉故勸善以爵使吏爵者樂脩夫惡殺人與殺盜鈞為仁人之心則亦召盜以爵嗚呼使聖人無意則勸善不以爵矣故君子為善不獨樂欲為一作與聖人而出是不見仁人之術使爵以召盜乎

食秦人之炙則懷其妻子聞秦婦之嫁則垂涕悲其身當是時亦疑天下之妻矣吾過富貴之門則懷其爵矣及聞秦人以爵死者則垂涕悲其身當是時不顧天下之貴矣有惡雀鹿集作爵之甚者掃集作持帚以驅雀結集作罟以禁鹿夫帚罟既可以駭物則帚罟必可取物嗚呼執其具以逐雀鹿安知不有學其具以取之故善惡去者不必惡其名善逐者不示人以其具猿鳥不道辭羅以其有蔓蔓者必組物夫能過其組必自駭集作

駭其心嗚乎髫之組吾髮也帶之組吾腰集作身也線集作線之

組吾衣集作身也亦是集作是矣今蔓在天下安得復集作駭其

心哉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七十六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七十七

雜文二十七

征伐

為建安王誓衆詞一首 補逸書一首

讀司馬法一首

雜製作

時日無吉凶解一首

祆祥辨一首

相解一首

禹書上下二篇

較農一首

疏亡一首

刪方策一首

寒泉子對秦惠王一首

讀韓詩外傳一首

題叔孫通傳一首

題後魏書釋老志一首

題安昌侯傳一首

征伐

為建安王誓衆詞

陳子昂

諸惣管部將旗長隊正各聽命夫聖人用兵以討有罪姦慝竊

命戎夷不襲則必肆諸市朝大戮原野我皇周子毓萬國寵綏

百蛮遐荒戎狄莫不率職契丹凶羯敢謀亂常蜂聚九一作山

豕食遼塞十六字集作聚兵率衆非欲勞人蓋逆不可縱亂不

今熟用凶羯取亂天常為封豕長蛇荐食上國王帛安弊棄而

皇帝命我肅將王誅今大師已集方將問罪公等諸將及士卒

已上須各嚴職事肅恭天命契丹凶賊本為中國奴隸昏枉不

道勞我師徒今與公等及士卒久勤干戈冒犯霜露夫四郊多

壘士大夫之耻最爾凶狡一劍可屠况皇帝義兵剋期誅剪此

猶太山豎卯鴻毛在鑪今日之伐須如雷霆之震虎豹之擊塞

旗斬馘掃孽除凶上以攄至尊之憤下以息邊人之患鼓以作

氣旗以應機公等各宜勦力務當其任若能奮不固其二字集

命陷堅摧鋒金紫玉帛國有重賞若進退留顧向背失機斧鉞

嚴刑集作軍有大戮集作各自集作勉勵無犯典刑

補逸書

白居易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湯征葛伯荒怠敗禮廢

祀湯專征諸侯肇徂征之湯若曰格爾三事之人逮于百集作

衆啓乃心正乃容明聽予言咨先格王有彛訓曰祿無常荷荷于仁福無常享享于敬惠乃道保厥邦覆乃德殄厥世惟葛伯反易天道怠棄邦本害于民慢於神惟社稷宗廟罔克尊奉暨山川鬼神亦靡禋祀告曰罔犧牲以共俎羞予介集作厥牛羊乃既于盜食曰罔黍稷以奉粢盛予佑厥稼穡乃困于仇餉今爾衆曰葛罪其予聞文粹作其如予予聞曰為邦者祇奉明神撫綏蒸民二者克備尚克保厥家邦吁廢于祀神震怒肆于害民離心自集作繩契已降暨于百代神集有亟民叛而不顛隲者匪我悠聞小子履以涼德欽奉天威肇征有葛咨爾有衆克濟厥躬其有傲師徒戎車乘敬君文粹作吾事者有明賞其有罔率職罔戮力不龔命者有常刑名賞不替常刑無赦嗚呼朕告汝衆君子監于茲欽哉懋哉罰及乃射不可悔

讀司馬法

皮日休

古之取天下也以民心今之取天下也以民命唐虞尚仁天下之民從而帝之不曰取天下以民心者乎漢魏尚權驅赤子於利刃之下爭寸土於百戰之內由士為諸侯由諸侯為天子非兵不能威非戰不能服不曰取天下以民命者乎由是編之為術六韜術愈精而殺人愈多法益切文粹作工而害物益甚嗚呼其益集作亦不仁矣蚩蚩之類不敢惜死者上懼乎刑次貪乎賞民之於君猶子也何異乎父欲殺其子先紹以威後啗以利哉孟子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大罪人也文粹作大罪集作大罪也使後之君子民有是者雖不得土吾以為猶土焉

雜製作

特日無吉凶解

沈顏

古者國家將有事乎戎祀必先擇時日以定其期是用備物於
有司習儀於禮寺俾臻其慮而戒其誠非所定吉凶決勝負也
後之惑者不詳其故惟考時日妄生穿鑿斯風不革拘忌益深
至使凡庶之家將欲越一鈎隍折一葭簾必待擇日而後為之
構一衡宇難一榛蕪必審方位而後為之且吉凶由人焉繫時
日夫四達之衢輪梯未嘗息也五都之市貨賄未嘗絕也萬家
之邑斤斧未嘗斷也七雉之世戰伐未嘗已也其凶也必由於
人其吉也必由於人故吉人凶其吉凶人吉其凶一於人之所
為而已矣然則惑者不知其在人也有一不知則罪於時日矣
且以不謀之將不練之士有能日時勝者手不耕之農不食之
穀有能以時日種者手以鐵為金以石為玉有能以時日濟者
乎是皆不能也則時日於人何有哉夫王者之兵以德勝霸者
之兵以義勝其次以智其次以勇故古之名將未嘗不以此而
戰勝也未嘗不以此而立功也

妖祥辨

前人

凡所謂祥者必曰麟鳳龜龍醴泉甘露景前朱草所謂妖者必
曰天文錯亂草木變性川竭地震冬雷夏霜或者以為察王道
之廢興國家之治亂則亂疑考於是而不知君明君忠百司稱
職國之祥也信任讒邪棄逐謹正刑賞不一貨賂公行國之妖
也既三伐以後廢興之兆理亂之鮮不由此矣若嚮所祥果祥
則周道衰而麟見妖者果妖殷道盛而桑穀生庭不其明與也

一無
也字

相解

史日休

今之相公言人相者必曰某相類龍某相類鳳某相類牛馬某

至公侯某至卿相是其相類禽獸則富貴也意立形於天地分
性於萬物其貴者不過人焉人焉有真人形而貧賤類禽獸而
富貴哉將今之人言其貌類禽獸則喜真人形則怒言其形數
禽獸則怒言其形數禽獸則怒真人心則喜夫以鳳為禽耶鳳
則仁義之禽也以騶虞為獸耶騶虞則仁義之獸也今之人也
仁義能符於是哉是其行又不若於禽獸也宜矣哉集作或曰
相者有乎哉曰上善出於性大惡亦出於性中庸之人善惡在
其化者也上善出於性若文王在母不憂體作變故不憂重耳弱若好
弄是也大惡亦出於性若商臣之蜂目豺聲必殺其父叔魚之
虎目豕腹集作必以賄死是也中庸之人善惡在其化者若大
舜設化而有苗格仲尼垂論而子路服是從善而化者也若齊
桓公管仲輔之則霸堅貂輔之則亂是從惡而化者也故舜相

於堯而天下平禹相於舜而大災殄咎繇相禹斯謂相見者也
見人知其賢愚見國知其治亂亦相也或曰賢愚者見行事而
知也敢問聖人之相人知其有位哉曰堯之於舜任之以天下
知其有位也舜之於四凶也投之於四裔知其無位也曰苟若
是聖人之能相人也是必賢者得其位不肖者不立朝三苗九
黎焉得以國文粹作侯飛簾惡來焉得以爵曰有事者其君不能相
也將之國之是滅豈暇相人而用哉是則三苗九黎未聞不滅
飛簾惡來未聞不誅嗚呼聖人之相人也不差忽微不失累黍
言其善必善言其惡必惡言其勝任必勝任今之人不以是術
行其必區區求子卿唐舉之術居其窮處其困不思以道達不
能以德進言其有位必鬪然自負生集作坐白屋有公卿之姿食
藜藿有卿相之色蓋不能自相其心者也有士居窮處困望

一金之助已有沒齒之難有妄誕之人自稱子卿唐舉之術取其金則易於反掌矣有能以聖賢之道自相其心哉嗚呼舉世從之吾獨戾也其不勝明矣

禹上書

劉蛻

以功不就而受誅則可謂勞民而死乎曰不然然則夏之郊也奚不尋其先安得以鮌配曰以功不可就則不可謂勤民

功不就則可謂勤民而死也以誅其身則可為文粹勤其家矣不怨君誅

而尋父功鮌當誅也傳曰不以家事亂王事既勤其家為天下

故報其勤家於夏郊而已矣有鮌之誅而不寢其功禹為其子

也不以得集作天下而釋其功者禹文粹之事鬼神也微禹

之為子先人之罪將不食矣故其子之功由勤父嗣也然則夏

郊宜矣於是君誅其怠也而子不怨而家祭其勤也民神不文粹

弗畔蓋禹以天下不違事其父而致孝乎鬼神云

禹書下

前人

治天下之野見之於夏功而未先見於夏功者父矣夫八年之

間先聚非不壞也委積非不耗也常無憂則人怨無樂則民怨

文粹作帝憂則民怨樂則民喜故以憂樂隱顯而助之常集作能治其心也集作

故禹後雖以身先天下而不以一身負天下之土石以其得治

世之心而易使也嗚呼必不得和心之人而為可以治智則豈

禹山之下忍不以智獻其父者歟夫夫文粹見滯手足之禹則

不見土階之上以治憂樂者也故曰心治乎人也功治乎水也

其可獨禹云乎

較農

功以教於民賴其功者有違順德以化於民敦其民者有疾徐

夫以三月除穀地五月穀入土雖世不拔其苗後世不毀其穀其飲食之道順於情也故生不疵癘其道死則俎豆其功集作功字聖人然則救壞以禮垂世以法當世伐其樹後世毀其法所以禮違其情法違其欲者也是以生為旅人疵癘於天下肉腐於俎酒乾於器然後為聖人是愚民賴聖人之功妄聖人之道嗚呼禮亡而爭器矣雖有粟弱者安得而食之法壞而奪其三時矣雖有三澤農者安得而種也一作之

疏止

前人

盜惡名也取之有合聖人若取其亂而理之取其死而生之則民樂其取也後豈擇其故歟故昏夜之盜為小人衰亂之道為文集作大夫能知其取者而嘗陷其背也故不以無人而棄其守者大有棄天下者仁義盜其名有小棄其國者人有盜其器故

春秋不貶其器聖人以集作必正其名嗚呼盜非惡名也左右前

後亦可懼哉

刪方策

前人

古之記惡將以鑑惡而後世為昏諛遙逆徒而將徵於古謂古不盡善若其涕泣以信其詐罪已以固其恩陰謀反覆從善以滋其智矣然而記惡者將以懼民也去善者不足懼昔紂讀是集作是字夏書而嘗集作常笑其亡國嗚呼惡既不足惡鑑則刑集作刑可也古無其迹可也無其迹可也集不疊此五字

寒泉子對秦惠王

陸龜蒙

寒泉子秦之處士見秦惠王曰客有自趙來以約從連橫事說大人者為誰惠王曰東周人蘇秦也寒泉子曰書十上而王弗聽有之乎曰然其道如何王耶霸耶曰霸黜其霸以濟集作濟王乎

曰不一無然則何上書之煩而不用之棘集作而乎惠王曰醢

鷄不能混雷庭嬰兒不能抗鳥獲者響與力懸絕故也蘇子誠

辨矣安能三寸舌講集作山東諸侯使西面朝秦者乎寡人非

不知不破一領甲一折一隻集作矢之為利也顧其猶捕風耳

諸侯不可一非一朝也齊桓晉文之伯也始若膠附終若水拆

豈止連鷄不能俱止於栖而已哉寡人塞耳義弗聞也寒泉子

曰不然夫齊晉三荆文粹作齊之人病集作於兵久矣方城之

金十九兵一為鏹鉞董澤之蒲十九為幹一為箕捲父子兄弟

之血前後測野草齊媿為燕氛趙骨化魏土悽痛之聲入金石

出弦匏聞之者悄戚酸屑泣不自禁一旦有人謂曰朝與秦連

橫暮得帖帖安臥秦亦馱戰雖鼓牙頰未能吞諸侯秦休而強

吾亦勇而舊矣設有辨口安能反覆乎大王不用秦詔一武士

尺鐵斷秦文粹頸無令車輪闕下土使東諸侯聞其言合從散

橫東向以背秦大王出則奪氣入則羞及其殆也披土地以奉

讐國獨不念秦仲之業艱難乎春秋祀事何面目以見宗廟惠

王卒弗用寒泉子耕於鄙趙封秦為安君六國果奉教秦閉關

者十五年十九字集作趙即封蘇季子為武安君六國果拒秦

讀韓詩外傳

皮人休

韓詩外傳曰韶用干戚非至樂也舜兼二女非達禮也封黃帝

之子十九年集無非法義也往田號泣未盡命也日休曰甚哉

韓詩之文悖乎大教夫堯舜之世但務以道化天下天下嘻嘻

如一家室其化雖至其制未備豈可罪以越禮哉如以韶用干

戚非至樂集有則顓頊之八風高辛之六莖集作不以集作

矣如以舜兼二女非達禮也則堯之世其禮未定不當貴也又

宜矣以封黃帝之子非法義也則丹朱商均無封邑是廢人也
哉集無傳曰賢者子孫必有土又曰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夫
賢者與公侯其子孫尚不廢况有熊氏道冠於五帝化施於千
世哉如以往田號泣未盡命也則舜之孝道匪天也其誰知之
不號泣也文粹無則無恐命之不及乎集作堯用嗚呼韓氏之
書抑百家崇吾道至矣如是者吾將問集作然

題叔孫傳

前人

古之所謂禮不相襲樂不相沿者何哉非乎彼聖人也此聖人
也不相襲者角其功之深淺乎集作不相沿者明其文武之優
劣乎集作故三王迭作五帝更制夏殷易置文武遞述其禮文
昭昭若兩躍爭即百川注漬者矣然猶周公刊之仲尼正之以
周公之才之美謂後世無其人乎乃有仲尼仲尼之後迄至於

今望其道如顏閔文如游夏者鮮矣况聖人哉是後之人集無
制禮作樂宜取周書孔策為標準也漢氏受命禮壞文毀作集
時無聖人苟措其義立其禮不沿襲於聖制者妄也夫國之大
發不過乎郊祀宗廟也則文粹無漢之既命其祀也文粹作止
於五時之祀者禮不曰兆五帝之郊者乎止於昭靈之園者禮
不曰天子七廟者乎而叔生不為之正郊祀立宗廟去秦時集
時之非制儀昭靈之不禮汲汲於廟會之儀俾漢天子為高祖
身不得郊見享不及七廟噫生刑其制物刑集作厥式非不標
準於聖人乎將以漢世斯始夫四字文粹水火方弭兵械難為
改作乎將不明壇墠之位禘祫之儀者乎若然者湯武伐桀周
公去紂文粹作湯伐紂紂其制可知也嗚呼不明於古制樂通於時
變君子不由也其叔孫生之謂矣

題後魏書釋老志

前人

魏收為後魏書大夸西域氏之教以為漢獲休屠王金人乃釋氏之漸也秦始皇聚天下之兵鑄金人十二於咸陽漢復置之豈可復為釋氏哉夫仲尼之脩春秋君有僭乎號者皆削爵為子况戎狄之道不能少抑其說耶孟子曰能以言巨楊墨者遠矣不能以言抑者收也亦聖人之徒文粹作亦罪人矣渭史必直欺則春秋為賢者朝之為尊者諱之欺集無欺字筆削與奪在手則收之為是媚於為齊之君耶不然何不經之如是

題安昌侯傳

前人

安昌侯禹見時災集作異若上體不安常擇日繫齊露著於星宿正衣冠筮得吉卦致其名集作則占如有不吉禹為感動日休讀漢史至是未嘗不為之動心因書曰夫宰相之節以已道

輔上天地平則致於君夷狄服則致於君風教行則致於君苟天地有災則歸於已兵戈屢動則歸於已萬物有妖則歸於已時政將弊則歸於已此真大宰輔之職也禹也為漢名相君師傳之尊處集作稱其職孜孜稱其集無此於筮為是斯不足以為賢相之業也嗚呼當漢帝之重禹之有言如師訓門人未有門人可盡師之旨也依違在位竟無所發誠伊周之罪人也大凡國有災異禴禘占問集作之事自有司存若官有龜人占人為宰相者當提大政之綱振百司之領握天下之樞而已不空以斯處位也以直論之近乎佞以誠論之近乎偽為宰相其名儒之耻耶嗚呼漢之尊禹崇師道也禹若此者即非崇師道之過矣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七十七

登仕郎胡日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七十八

雜文

識行

行難一篇

文難說一篇

述行一篇

雜制作

祇園寺淨土院志一篇

植松論一篇

觀寺一篇

觀博一篇

骰子選格序一篇

植蘭說一篇

止妬一篇

識行

行難

韓愈

或問行熟難曰捨我之矜從爾之稱孰能之曰陸先生叅何如

曰先生之賢聞於天下是是非非貞元中自越州徵拜祠部
負外郎京師之人日造馬開門而拒之滿街某嘗往間客集作

席坐定先生矜語其客曰某婿也某商也其生某任之其死某

誅之某與某可集作人也任與誅也非罪歟皆應曰然愈曰某

之胥某之商其得任其誅也有由乎抑有罪不足誅而任之耶

先生曰否吾惡其初不然任與誅也何尤愈曰苟如是先生之

言過矣昔者管敬子取盜二人為大夫於公趙文子舉管庫之

士七十有餘家夫惡求其初先生曰不然彼之取者賢也愈曰

先生之所謂賢者大賢與抑賢於人之賢歟齊也晉也且有二

與七十馬而可謂今之天下無其人耶先生之選人也已詳先

生曰然愈曰聖人不世生川文粹賢人不特出千百歲之間儻

有馬不幸而有出於胥商之族者先生之說傳吾不忍赤子之

不得乳於其某也先生曰然他日又往坐集無馬先生曰今之

用人也不詳位乎朝者吾取其與某而已在下者多于朝凡吾

與者若干人愈曰先生之與者盡於此乎其皆賢乎抑猶有舉

其多而沒其少者乎先生曰固然吾敢求於集作全愈曰由宰

相至執事凡機位由一方至一州凡幾位先生之得者無乃不

足充其位也耶不早圖之一朝而舉焉今雖詳集有且其後用

也必粗先生曰然子之言孟軻不如

交難說

李觀

交之難方久矣且苟合兮為耻昔人病於無友嗟友不可以已

矣絕壑萬文集作龍吟玄雲遂與六合為陰碧山嵌空虎

嘯其中百獸悍慄集作長風夫物以類感何感不致交以心

契何心不契集作何必不祕然執可久之契先古稱利集作言

求於斯不可易易二氣陶甄曰人是先足矩地首規天大撲摧

類六情入馬一與一奪失集作其自然積有億年人增險難一作

艱集作使我行無所之居無所安游集作流賤濺清我素源源無情

流弃沉逐浮作詐集作色自伐為心相求睢盱竭飲未竟成讎一

日銷落速如涼於集作秋其朝集作榮無遺俗態豈留獨見神岳寒

栢千尋無傳真天而生高略於集作斗牛不睨群植匪堪與謀集作

何者為交窮達不偷樂亦同樂憂亦同憂生死循環其道率

由破產之集作惠不相為疇如斯之謂也昔夷吾九合之策知

者不孤巨卿千里之哭今也集作則無石父解縛於齊相智聲

負慙於賈夫行信集作微其可有及集作乎知我則有何微之居集作

拘古之秦交多都集作不獲全其餘之初刎頸慨然隱憫就辱激

昂自堅及其據兵而坐勢不相果白刃可吹追集作赤心乃携憑

怒相殺氣干虹蜺嗚呼噫戲也交之難兮二子以利集作苟合忿深

咆哮余當識常集作戒之不妄語交矧今之人兮無意二字集作蒙虺

嘶是故獨處兮而悲蕭蛸冀幸欺集作若可振予願言與隣駮

吾祖之駕捧仲尼之輪義者有其儀仁者師其仁不其

善疑作歟何滯於斯憂幸

意聖人之所能

矣琛每究聖人旨顯而微隱而著義讓以表其外德行以明其

內恩信以招其賢寬惠以廣其物剛毅以將其志溫柔以制其

勇去義讓則父子之道乖捨德行則君臣之志缺廢息信則朋

友之道墜亡寬惠則刑法之政弊用剛毅則勇果之心遂斥溫

柔則和弱之旨怠六者聖人之尊賢人之難也所以堯舜而治

述行

張琛

難曰德德不愧則修立之事著

丹病而廢禹湯得堯舜之道桀紂蕪禹湯之化是則德行義讓
息信剛柔偕隨時而晦明也吁以偶為已任以利為已友一作反
夫如是雖冠帶儼然事虛美於寰宇下具年足之一氣爾鳥異
沐猴而冠者耶德行可制得乎哉

雜製作

祇園寺淨土院志

梁肅

祇園精舍淨土院者沙門常輝觀佛三昧之所也按契經西方
極樂界曰有佛集作有佛日無量壽如來誕敷本願爰宅彼土垂拱
東向以提群生如想念者利有悠往往而至者往不退地至矣
哉蓋出世之康衢三乘之舟楫也願夫真俗同體聖凡一貫隨
心升降見境差別於是深靜集作深靜相形依正相成離為百界合
成一念如來以其然也故因其所習視其所安隨所感化示所

依處無量壽因蓋所示之一歟有若觀心佛二者不二不來不
往誰縛誰解如是觀者生之上也如是如見集無如見信見勸念
漸純生之次也繫緣 事歇染懷淨又其次也或近或遠或真
或假值象聞法同歸一地此西方教所以為至也或者以為法
有相空不可得生彼界者與斯土何以異是不知意遠矣輝既
修此道場懼昧者不知所以然因命我紀之

植松論

楚國主人嗜材寧異有樹美松於庭者培沃土灌甘澤根柢深
固柯葉暢達居二三年起盈尺柱於累丈始達節大於拱抱高
姿傑然若零重露主人方凝睇結義曰是可采之矣將行斧馬
客有遇之者曰噫其甚也是未有戛雲之姿有構廈之材繩墨
太速恐失其理今植於庭除之間充耳目之翫尚見狃近氣色

不振若從於嵩岱之間沈壑之華注於內日月之光薄于祥鸞
嗷嗷戲其上淙泉湯湯鳴其下巖岫複漠漠然清淨靈風四起
聲掩竿籟是時也當境勝神王按地千丈大疑根實黃泉枝摩
青天則可以柱明堂而棟大履也豈暇曠之自捨此而取其攘
桶琴撩哉主人曰客有雖閣而無岸然余終能大之矣

觀市

由命士以上不入於市周禮有馬方今觀之蓋因也元和三年
沅南不雨自季春至於六月毛澤將盡郡守有志于民誠信而
零遂偏山川方社又不雨遂遷市干城間之達余得自鹿譙而
俯焉肇令下之日布市籍者咸至夾軌道而介分次焉其左右
前後班聞錯時如在闐闐制其列區榜楫價名物參外夷之貨
馬牛有牽集作私屬有閑在中笥者緘文及素馬在凡閣者彫

彫及質馬在筐筥者白黑巨細馬業于饗者列饗膳集作凍齏
餌而忿然業子酒者舉酒旗滌盃盃而澤然鼓刀之人設高俎
解豕羊而赫然華實之毛畋漁之生交蜚走錯水陸群壯夥名
入隧而分韞藏而待價者負絮而求沽者乘射其時者奇贏以
游者坐賈顛顛行賈遑遑利心中驚貪目不瞬於是質劑之曹
較固之輪合彼此而騰躍之易集作良苦於集作巧言數量衡
於險手抄忽之差鼓舌僮寧詆欺相高詭能橫出鼓囂華空烟
埃奮羶腥壘集作巾履一作鑿而合之義致同歸鷄鳴而爭赴
日午而駢闐萬變一心恐人我先交易而退陽光西徂幅員不
移徑如初中無求隙地俱唯集作守犬鳥鳥樂得腐餘是日倚
衡而閱之感其盈虛之相尋也速故著于篇云

客有以博戲自任者速

集作遲

余觀馮初主人執握槩之器寘於

撫下曰主進者要約之既讓則

集作即

則次有博齒齒異乎古之

齒其制用骨觚稜四均鏤以朱墨拂而合數取應暮月視其轉

止依以爭道是制也通行之久矣莫詳所祖以其用必投擲故

以博投招之是日客抵骨於局且祝之曰其來如趣

集作趨

其去

如脫事先趨趨命中無蹉跌無從彼呼無俾

集作疾

我坦分曹道

迫自且至於日中吳而率與所祝異馮客視骨

集作祝

如有情馮

如或憑馮悉詈之不洩又從而齒齷蹂躪之莫顧其十日之咄

讓也乃曰非餘術之不工是朽骸者不餘界也請刷耻於弈棋

主人促命燭以續之驚神嘿計巧竭智匱主進者書勝負之數

于牘視其所喪又倍前籍馮觀者曰以夫人之褊心亦將詬棋

而抵枰矣既乃恬而不恤被然有失鵠求身之色人咸異之子

劉子曰先人者制人博投是以從人者制於人枯棋是已二者

豈有數存乎其間哉何處之士異耳是知當軸者易生嫌而退

身者易為譽易生之閑不足貶也易為之譽不足也在

集作亦辦

其所處而已

骰子選格序

房千里

古之序班位列爵祿非獨以理萬民惣百事且用以別白賢不

肖堯為君舜為相其下有共鯨馮成王為君周公為相其下有

管蔡馮舜周公之貴非幸也宜也共鯨管蔡之極放非不幸也

宜也故賢者宜幸之雖已貴益其祿厚其爵不為幸不肖者宜

退之雖已賤奪其廩削其秩不為歎由是人用自厲遷善去惡

強奪自篤後代衰微升於上者不必賢沉於下者不必愚得不

必功失不必過賢者知其善不足恃耻比肩而趨故賢未嘗進

不肖者知其不果文粹有惟字奮臂而逞故不道未嘗退有賢者

退人雖知心之卒無柰何且曰非人也命也有不道者進人雖

心知之又文粹有益字無柰何亦曰非人也命也以是善勸不善惡

不悛率曰付文粹賦命諸而已矣果如是聖人所謂仁且忠信者

何足道哉姑徵其有命無命耳悲夫思後代之不可復古豈不

由是也開成三年春予自海上北徙舟行次洞庭之陽有風甚

急繫船野浦下三日遇二子號進士者以六文粹作骨文粹作雙雙為

數文粹作更投局上以數多少為進身職官之差數豐貴而約賤

卒局座客有為尉掾而止者有貴為相臣將臣者有連得美名

而後不振者有始甚微而歛升于上位者大凡得失酷似前所

謂不繫賢不肖但卜其偶不偶耳達人以生死為榮息萬物為

一馬果如是吾今之貴者安知其不果賤哉彼真為貴貴者乃

數年之榮耳吾今貴者亦數刻之樂耳雖久促稍異其歸於偶

也同列禦冠叙穆天子夢集作事字近者沈拾遺述枕中事彼皆

異類微物且猶竊爵位以加人或一瞬為數十歲吾果斯人也

又安知數刻之樂果不及數年之榮耶因條所置進身職官遷

黜之目為骰子選格序

植蘭說

楊夔

或種蘭荃鄙不遘茂乃法圃師汲穢以溉而蘭淨荃潔非頓乎

衆莽苗既驟悴根亦旋腐噫真哉蘭荃歟遲發舒守其元和雖

瘠而茂也假雜壤亂天真雖沃而斃也守真介而擇祿者其蘭

荃乎樂淫亂而偷位也其雜莽乎莽之為爵者孰若龔勝之不

勝耶食述之僭祿者孰若管寧之不位耶嗚呼業圃者以穢為

主而後見龔管之正

止妬

前人

梁武平齊盡有其內獲侍見十余輩頗娛於目俄為却后所察動止皆有隔抑抑其憤恚殆成疹左右識其情者進言曰臣嘗讀山海經云以鷓鴣為膳可以療其事使不忌陛下盍試諸梁武從之却妬之後妬減殆半帝愈神其事左右復言曰願陛下廣羞諸以遍賜群臣使不才者無妬於有才挾私者不妬其奉公濁者不妒其情貪者不忘其廉俾其惡去勝忌前皆知革心亦助化之一端也帝深其言將詔虞人廣捕之會方崇內典誠於血生其議遂寢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七十八

登仕郎胡 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七十九

紀事

廣陵散解一篇

魏生兵要述一篇

記異一篇

義激一篇

紀錦裾一篇

言贈一篇

雜製作

上洪範圖章一篇

早辭一篇

答問諫者一篇

紀事

廣陵散解

文粹作琴止息說

韓阜

又載舊唐書本傳

妙哉稽生之為是曲也其當晉魏之際乎其音商主秋聲六字

作其音主商秋也者天將淫落肅殺其歲之晏乎又晉承金運文粹

商金聲也文粹有所以知魏云文粹季而晉將伐也慢其商絃

而與宮同音是臣奪君之義也此所以知司馬氏文粹將篡

也司馬懿受魏明帝顧托後嗣反有篡奪之心自誅曹爽逆節

彌露王陵都督楊州謀立荆王彪母丘險文欽諸葛誕前後相

繼為楊州都督咸有匡復魏室之謀皆為懿父子所殺叔夜以

楊州故廣陵之地彼四人者皆魏室文武大臣咸敗散於廣陵

故名其曲焉廣陵散言魏氏散自廣陵始也止息晉雖暴興終

止息於此也其哀憤躁蹙慙痛迫賀之旨盡在於是矣永嘉之

亂其應乎叔夜撰此將貽後代之知音者且避晉魏之禍所以

託之神鬼也

魏生兵要述

劉禹錫

余為書殿學士四年所以居皆鴻生彥士一旦詔下懷吳群章

而東門下生咸惜是行且曰吳中富士必有知書宜為大守所

禮者及下車閱客籍森然三千有鉅鹿魏生將集作所著書來

謁曰不佞始讀書為文章凡二十年在貢士中孤鳴甚哀卒無

善聽者退而收視易慮伏北窓下考前言成兵要十篇度諸侯

未遑是事將芟而西求一言以生羽翼予取其書觀之始自皇

帝伏蚩尤終集作于隋氏平江南語春秋戰國事最備磅礴下

上數千年間其櫛捩評儀無遺策用是以于握兵符貴人宜有

虛已而樂聞者子盍行乎吾知元侯上舍不獨善鷄鳴彈長鈇

三五九九之伎顯之而已

華州下邽縣東南三十餘里近年里里西南有故蘭若而無僧
 居元和八年秋七月予從祖兄曰皞自華州來訪予途出於蘭
 若前及開見婦女失許人服黃緣衣少長雜居會語於佛屋下
 聲聞於外集作兄熟行方渴將憩且求飲望其從者蕭士清未
 至因下馬自繫韁於門柱舉首忽不見意其退藏於窓闥之間
 從之不見又意其退藏於屋壁之後從之又不見周視其四旁
 則堵墻環然無隙缺覆視其族談之所則塵壤暴然無足跡跡
 是知非人愕然大異之不敢留上馬疾驅告予予亦異之因訊
 其所聞兄曰云云甚多不能殫記大抵多去云王胤老如此觀
 其辭意若相與數其過者厥所去予舍八九里因何往訪之集
 馬果有王胤老者年老即其里人也方徙居集有蘭若東北於
 步葺墻屋築塲藝樹僅俾明日而入既入不浹辰而王胤老死
 不越月而妻死不踰時而胤之二字與二婦一孫死餘一子曰
 明進大恐懼不知所為意新居不祥乃撤屋集作樹夜徙去
 遂獲全馬嘻推而徵之則衆君子謀於社以亡曹婦人來集
 焚廩竺之室信不虛矣明秋秋予與兄出遊因復至是視胤之
 居則井湮竈夷閭然唯環墻在里人無敢居者異乎哉若然者
 命數耶偶然耶將所徙之居非吉土耶抑王氏有隱匿鬼得誅
 而誅之耶茫乎不識其由且志於佛室之壁以俟辯惑者九月
 七日太原白樂天云云

義激

崔蠡

長安里中多空舍有婦人傭以居者始來者主人問其姓則曰
 生三歲長於人及長聞父母蓬歲飢不能育弃之塗故姓不自

知視其貌常人也視其服又常人也歸主人居傭無有闕亦常傭居之婦人也旦暮多閉閤雖居無人居且久又無有稱宗族故舊家飢問者故問自道終莫有知其實者焉凡為左右前後隣者皆疑其為他且窺見其飲食動息又與里中無有異唯是織紵緹緹婦人當工者皆不為罕有得與語言語者其色莊其氣顛顛莊之聲四馳雖里中男子狂而少壯者無敢侮居一歲懼人之大我異也遂婦于同里人其夫問所自其云如對主人之詞觀其付夫之異似沒身不敢貳者其夫自謂得妻也所付亦如婦人付之之意既生一子謂婦人所付愈固而不萌異慮是後則忽有所如徃宵漏半而去未辨色來歸于再于三其夫疑有以動其心者怒願去之以其有子子又乳也尚依為疑馬婦人前志不衰他夜既歸色甚喜若有得者及詰之乃舉先置

人首於囊者撤其囊面如生其夫大恐恚且走婦人即卑下辭氣和貌怡色言且前曰我生於蜀長蜀父為蜀小吏有罪非死罪也法當笞遇位而酷者陰以非法塗之卒棄市當幼力不任其心未果殺今長矣果殺之力符其心耶者願無駭之又執其子曰爾漸長人心漸賤爾曰其毋殺人其子必無狀既生之使賤之人為非勇也不如殺而絕遂殺其子而謝其夫曰勉仁與義也無先已而後人也異時子遇難必有以報者辭已乎疑其夫決既出戶望其疾如翼而飛去按蜀婦人求復父仇有年矣卒如心又殺其子捐其夫子不得為恩夫不得為累推之於孝斯孝已推之於義已孝且義已孝二字婦人也自國初到於今僅二百年忠義孝烈婦人女子其事能使千萬歲無以過孝有高愍女庚義婦楊烈婦今蜀婦人宜與三婦人並前以隴

西李端言始異之作傳備博陵崔蠡又作文目其題曰義激將以端疑言共激諸義而感激者蜀婦人在長安凡三年來于貞元二十年嫁于二十一年去于元和初

紀錦裾

陸龜蒙

侍御史趙郡李君好事之是也因予話上元瓦官寺有陳後主

羊車一輪天后武氏羅裾集作裾佛旛皆組繡其妙李君乃出古

錦帽一幅集作條示余長四尺下廣上狹下濶六寸上減三寸半

皆周尺如直其前則左有鶴二十勢若非起率曲折一脛口中

銜孳鷓鴣右有鸚鵡聳肩舒尾數與鶴相等二禽大小不類而

隔以花卉均布無餘地界道四向五色間雜道上類細鈿點綴

其中微雲瑣結牙以相待有若駁霞殘虹流烟隨霧春草夾徑

遠山戴空壞墻古苔石泓秋水印丹侵漏粉蝶集作龍粉塗染

盤紐環珮雲隱涯岸濃澹霏拂靄抑真蜜始如不可辨別及諦

視之條段斬絕分畫一一有去處非繡非繪縝緻柔美又不可

狀也裏用繒絲下製綫尚如舊兩旁皆解散盖圻滅零落僅存

此故耳縱非齊梁物亦不下三百年矣昔時之工如此耶曳其

裾者復何人焉因其集無其字筆之為辭繼于錦譜之後俾善詩者

賦之

言贈

林簡言

長慶壬寅歲簡言賃居善和里貧屢獲落交親罕至無何一日

門有叩聲合甲疾薄部得何紹姓字正乎賓館且酒為誠再至

亦如之既熟至文又至之乃至於日至嘗從容談及忠孝之道

無位無陳力之所無聞非過也孝之道以色以至雖貧如黔原

無聞非過歟予聆其詞得其心知其孝道篤也後曰無遠親久

矣趨庭之意無曠日時今越七日歸古有贈言豈無曠乎曰烏
反哺孰為禽也吳起不歸孰謂人也

雜製作

上洪範圖章

并序

盧碩

予以尚書洪範篇書于縑素施于屋壁有客覩之而言曰此其
所謂君人之大法武王所以繼三為明蓋能盡心于是也苟將
諸吾君列乎鳳宸之右足以興三代之理予乃條其事為章以
奏之臣聞下言上貢各以其職儒家之流請以儒言夫彛倫九
疇不可廢叙之數之自徵集作微而彰持之一得陰陽咸賴行之
一失細大被咎夫始之以五行蓋明五行所主之宜也繼之以
五事為事在諸身順之則乎道故恭貌作肅言從作又視明作
詰聰聽作謀思睿作聖行不敬則貌不恭正不理則言不從明

不察則視不皦心喪失則聽不達性不通則思不睿次之以八

政教之勤以足食也教之求賢贖貨也教之以敬鬼神以成化

集作祀也設思疑主人土居人也司徒教衆禮儀也司寇考淫盜

而源疑作原過濫也賓師以往來而防奸賊也又次之以五紀所

以占日月星辰曆數之變度君理內則五紀和叶一歲之功成

焉又次之以皇極所以用五福錫庶人亦天子作人父母為天

王也又次之以三德謂人君之德施有三也能以正人之曲能

以剛強立己之事能用和氣以理干物皆隨義而伸道也次之

以稽疑謂先占謀于龜策與人事叶吉而後歸之於正也又次

之以庶徵謂風雨暘燠寒也風以動雨以潤暘以乾燠以長寒

以成君尚敬則雨潤尚理則陽舒至明則燠暢能慮則寒順去

察則風謂疑習狂妄行過差專逸豫縱剽急肆昏暗則咸反次

以五福六極謂君善茂育則人蒙壽富康寧好德終命之福死
免凶疾憂貧極弱之極也九者具于天蟠于地格于天

旱辭

周墀

元和九年旱不周畿斗位直午祝融權威焦金爍石火雲奔馳
椎獸遁足搏鳥不飛大隍庭薄雨龍慵癡有泉涸源木有折枝
有地文裂有草牋萎炎光鬱洞大陽赫曦田莫可牛稼莫可鉷
瞻彼雲漢萬民莫緩秋旣罷矣奚療民飢行者燔趾居者炊肥
疑作肌迺命長吏分土之師曝巫于日徙地而市偶促而龍歌鍾
彈吹誣搜詞廟牲鬯繁祀威巫處祈以期是擬期而越應咎巫
不媚萬民首仰日瞻其其尚渾去聲碧萬里光蒸交湯去聲於戲天
明不降原也煌烈極目一狀民罕求穀殍莫不葬拒飢而僊燠
而瘴持願訴天急隼而望於戲天湖不降汝南周子宇靡其間

土靡其壘不稼不穡馬就口實祗侍蚤暮暇惟滂滌天既不蒙
我憂恐益徙市曝巫揮時紛徒俗宜此尚天其知孳汝南周子
稽首謂曰大凡天地陽壯春夏陰結疑汙當陽之盛陰難施雨
過而不時陰陽失序帝旣憂吏民亦若命大史兆何失其所
昔漢宣帝遭潤旱憂惟不寧退避正公卿大夫省宰省膳以
禳民災已極難為今效昔冀懇民患無使蒸庶蒼蒼傍換亂於
戲胡不為滂羌棘人之境不勞旻蒼地也一作惠中國以綏天子
邦

答問諫者

陳黯

或問古之士能直諫不君者其誰為最曰有諫秦者齊人茅焦
也曰憂無龍逢耶殷無比干耶曰不以之無而功德相遼耳夫
諫者不獨以言之一有忠而欲其氣雄不獨以名之一有彰而欲其

事立四者克備是為難矣昔嬴氏文粹作政吞噬群雄以取天下豪

暴奢侈古初無先故非有一無有字必為而諫有一作有字必距當其遷

太后於雍有及泉之誓凡戮諫者二十七人矣天下忠赤之士

莫不求氣鎖詞是時焦能蜀奪勇果不顧其威且肉視虎狼冰

顧湯一作鼎鑊一作鑊誣造庭折其四矢俾暴主悔非遷善敬一作而從

其言繇是骨肉之恩斷而再續君臣之義捨而再交諫爭之路

塞而再啓皆由焦之功也噫亡一作志軀徇忠亦諫者之職然決

死於二十七人之後不難其心乎一作不難乎其心哉進諫於二十七人

之後不難其詞乎一作不難乎其詞哉斯可謂言忠氣雄名彰事立備矣

若龍逢諫桀比干諫紂徒自柔聲婉詞而又身不免事不立其

足為茅先生之徒歟問者喜而退一作皆作文粹

一皆作文粹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七十九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八十

中書制誥一

北省一

侍中

沈文季加侍中詔

沈約

門下散騎常侍尚書左僕射西豐縣開國侯新除鎮軍將軍文

季業字流正鑑識通允秉茲恭恪誠著匪躬難起非慮審邇墉

圻疑整力盡勤萬雉增固寵服攸加寔為朝典可侍中僕射新

除 侯如故主者速施行

崔慧景加侍中詔

前人

門下護軍將軍樂安縣開國子慧景志器安通識履詳正誠烈
欵盡義簡朕心加榮近侍抑惟廟疑序可嘉侍中子如故主者
速施行

王亮王瑩加授詔

前人

門下京輔華員端副要重政首民經任切朝寄尚書左僕射亮
康哲淵深道風清邈時京疑民譽僉望所望中領軍南徐州大
中正南鄉侯瑩得宇夷曠鑑識疑遠協隆 內外允諧逆徒
從匿躬衛特難氛侵既澄國容方始並亘光替緝熙穆茲景化
亮可侍中丹陽尹瑩可侍中尚書左僕射本官中正侯並如故
主者速施行

臨川王子晉南康侯子恪遷授詔

前人

門下侍中臨川王子晉志業清敏器尚夷通祕書監右領軍南
康縣開國侯子恪理識閑悟思懷韻警宜出聞朝政入侍帷幄
子晉可左官疑是民字尚書子恪可侍中王侯並如故主者速
施行

王茂加侍中詔

門下居中作衛號望清重任忽諸公朝難其選望蔡縣開國公
新除尚書左僕射茂器度淹弘志局詳隱契閣難夷情深恒寄
顯命載加允副僉屬可侍中衛將軍領太子詹事 公如故給
鼓吹一部主者施行

中書令

授張說中書令制

蘇頌

門下咸有其德委廊廟之元宰知無不為歸掖垣之成務銀青光祿大夫檢校中書令上柱國燕國公張說含和育粹特表人師懸解精通見期王佐立言布唐詔令文武之用定策勵忠公之典才冠大而不有功至天而若虛自頃弘益特政發揮王道萬事必理一心從乂以觀其獨伯起慎於四知常得其真叔敖謹於三省認令故能深而不竭久而彌芳宣大號於紫宸潤昌圖於清禁我憑柱石爾作鹽梅正名之謂群議欺集可守中書令散官勳封如故王者施行先天二年九月十一日

授姚崇兼紫微令制

前人

黃門天之紫微地在清靜宰臣為重庶政攸先不有殊才曷云兼寄金紫光祿大夫兵部尚書同紫微黃門三品監脩國史上柱國梁國公姚崇河山粹氣禮樂清英德量在寬公心益厚詔

作謹詞必體要行之自遠學以窮微志於可大允茲忠謹光我謀

暮聞善若驚欲仁斯至衣冠以為菁蔡廊廟資其柱石朕之欽者管樂人之桀者蕭張遂能以身許國開物成務邦是用乂朝惟得賢北辰環拱西垣近密俾因題劔之榮式演如絲之命可兼紫微令餘如故王者施行開元元年十一月九日

授劉幽求同中書門下三品制

前人

門下弼諧庶政亮采有邦不遇人傑孰膺王佐金紫光祿大夫守尚書左僕射知軍 監脩國史上柱國徐國公劉幽求備

量天假先才代出子產之道四既取諸身咎繇之德九以成其

用伊昔構屯感義詔令謀始泊于開泰防萌豐初景化俟其丹

青讒辭變於白黑頃居炎瘴受輦之對莫聞重踐台衡從政之

言益啓騰茲密勿方惣訂謨宜兼委於掖垣乃具瞻於禮闈可

同中書門下三品餘如故主者施行先天二年九月八日

門下侍郎

授崔日用黃門侍郎制

前人

門下才為於時以宣可大之業精貫於日以定非常之勳古稱
王佐今乃人傑太中大夫守兵部侍郎兼知雍州長史脩文館
學士騎都尉安平縣開國子崔日用果行育德脩辭立誠孝則
揚親忠於事主堂堂乎貌暢君子之風諤諤其言蘊大臣之節
故能書讀萬卷文窮四始高步登朝平心待物日者醜孽未殄
嘉謨潛斷臨危不顧見義而作是用底寧實所醫賴師兵戢矣
京兆宴如宜緝台階之政式拜掖垣之寵可銀青光祿大夫行
黃門侍郎兼知機務學士勳封如故主者施行

授張庭珪黃門侍郎

前人

黃門東西禁掖出訥王言精選賢良用存駁正正議大夫行尚
書禮部侍郎上柱國兼判尚書左丞張庭珪文儒秀士謇諤貞
汪洋有大雅之風明敏得至公之操言惟及審曩歲嘗聞則臨
池當時莫比自歷遷臺肖受理綱轄聲塵益茂問實拔稱俾登
青闈之榮式踐丹墀之列可黃門侍郎勳如故主者施行

中書侍郎

授薛稷中書侍郎制

前人

門下慶傳於家者代濟其美才許於國者時無與讓由是密物
為用許謨所歸銀青光祿大夫行黃門侍郎脩文館學士河東
山縣開國南參知機務薛稷河汾之英廊廟之寶相門前社則
名優作誥詞場舊業則譽動非文公直慎成仁和道勝坦然之
量群物不干其靜穆如風之九流不測其度頃罹多難克仗嘉

謀翼載朕躬保寧王室厥功茂矣朝廷賴焉俾迴踐於綸闈以增輝於鼎度可行中書侍郎餘如故主者施行

授徐貞中書侍郎制

遜述

門下中樞之要久闕其官不席而求實難其選中大夫檢校尚書工部侍郎兼集賢院學士上柱國徐安貞清才特達雅量深沉為德行之宗師是文詞之雉伯頃司水土兼典圖書博綜惟精彌綸有序玉言是屬公議攸歸宜增秩於五字俾齊名於三入可守中書侍郎餘如故

左右常侍

授解琬左散騎常侍制

蘇頌

門下散騎之列豐貂入侍選於耆艾用均師友金紫光祿大夫致仕上柱國解琬文含騷雅學殫經籍百城分按南憲是繩萬里出師西戎卽序頃以剖符從政解 歸休章旣拜而遂行禮及傳而則往雖風規莫擬而志力猶茂乞言伊厲寧志賜伏之榮替否旁求宜副安車之命可行左散騎常侍散官勳如故主者施行

授褚無量右散騎常制

前人

黃門獻納之任虛求是屬列于侍臣莫匪耆舊銀青光祿大夫前散騎常侍上柱國褚無量佩服純行周旋雅道夙侍金華之講屢膺石渠之命故能禮自柔嘉動多種益頃左艱罰近終喪禮覃思研精華皓不倦直辭讜議清明可觀俾重春卿之儒還居德璉之任可右散騎常時勳如故主者施行

授王峻左散騎常侍制

前人

黃門侍郎之任朝廷所重賞善惟速兼才是先銀青光祿大夫

并州大都督府長史上柱國王駿志力堅剛風清慷慨傳為書
癖成誦在心言應筆精自懸於手受一方之委惣三軍之令士
卒感恩以爭效獯戎滅迹而皆遠功其茂矣朕實休之用憑龍
豹之韜更踐貂蟬之位可左散騎常侍兼檢校并州大都督府
長史勲如故王者施行

授李季卿右散騎常侍制

常衮

門下侍從出入贊清禁之事管轄糾正錄中臺之書多用儒雅
必求公亮正議大夫守尚書吏部侍郎集賢待制隴西縣開國
子賜紫金魚袋李季卿碩量寬弘雄詞典麗道索可尚風猷自
遠銀青光祿大夫前行尚書右承兼御史大夫充河北宣慰使
襄武縣開國公李涵文以禮樂主於忠信雅有學行通於禮體
並才望推重聲華茂著端集作竭誠之效早見於艱虞從政之績

備彰於事任簡廉無私純白不染守以直道行其至公載馳輔
軒善喻中旨歷踐臺閣率由舊章拔選部之滯才留左曹之駁
議仕林公族歸美攸多或久次懋官已深於滿歲或外除過禮
且聞於踰月宜遷顧問之職俾膺惣典之授季卿可守右散騎
常侍餘如故涵可行尚書右集作左丞散官封如故王者施行

授崔昭右散騎常侍制

前人

門下散騎以贊導侍從承答顧問前代參用言語政事之臣集作官
俾其盡規忠益以穆朝化也今位望逾重選之更精銀青光
祿大夫前更兆尹兼御史中丞博陵縣開國子崔昭經之以文
敏紀之以憲則直而不肆剛而能容精識知微長才致遠不易
於風雨之晦不爭於險易之塗常所委遇多在惟劇理平之美
居最一時任畿甸集作邦畿千里之重齊趙張三王之政事當其適

義合於權檢肅奸豪撫懷孤老資奉軍國從容膽濟翼翼之化
刑集作于四方予欲左右有人訪求得失服茲舊例俾爾迴翔
可守右散騎常侍散官封如故主者施行

授能元皎左散騎常侍制

前人

門下聯八貂之貴同二府之品望尊而事不親地近而職非密
蓋賢達之所尚俾勞臣而處休命集作所以廣其員而盛其選
也大子賓客兼先祿卿上柱國河南郡開國公能元皓以忠烈
自將以智謀用師夷險一心精剛百汰不奪之節貫於風霜殊
常之勲名在鍾鼎累更任遇林有令聞出入龍樓已先調護之
烈優游騎省載升顧問之地可行左散騎常侍餘如故

授郭晞左散騎常侍制

前人

勅切問之司實參朝儀僉諧之命允屬時髦同朔方節度副使
特進試中殿監兼御史大夫克朔方先鋒兵馬使上柱國太原
郡開國公郭晞文武成器公忠亮集作節言多雅正理適經通
詩禮之方服於廷訓謠令之略稟自朝謀以少年之才惟有老
成之持重俾張我武克定西疆業其勲以象賢大其門而出將
兵嚴既解朝選攸歸舉以令聞允茲近侍可行左散騎常侍散
官勲封如故

授將浹右散騎常侍制

前人

門下獻納之重周爰是資必擇通賢用光近對銀青光祿大夫
光祿卿上柱國汝南郡開國公蔣浹德弘禮器學貫儒流孝友
彰其令名文詞是其餘力合大雅之明哲達中庸之隱微清方
有恒華皓益固直道而處風猷自高爰藉論思之才用膺侍侍
從之事副予良選竹爾嘉言可右散騎常侍散官勲封如故

授裴向左散騎常侍制

元稹

勅周文王侍從之臣無可使結韉者我知之矣左右前後無非
令人朕以將壯之年臣妾天下司其忽焦作速其在於持重温
良之士以鑑之乎前陝虢等州都防禦觀察處置等使中散大
夫陝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御史中丞萬全縣裴買河東有萬泉縣無萬全縣開
國了賜紫金魚袋裴向措紳之徒言其閨門之行僅至於衣無
常主兒無常父矣推是惟政仁何遠乎是以發自王畿至於陝
服多歷年所終無尤違每移孝友之風以懲強暴之俗耳棠之
下廉讓興焉予欲用垂璫夾乘之官以代吾盤孟常弦之戒不
以可乎可守左散騎常侍散官封賜如故

授孔戣右散騎侍制

白居易

勅昔齊桓公體懈墮則隄朋侍漢武帝衆本雖同疑是成帝親重儒德

則劉向從今之常侍是其任集作矣中吾選者莫匪正人集作

任者唯太中大夫守尚書吏部侍郎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孔戣

言行謹直風操端莊肅然禮容清廟之器始自筮仕至集作于

天官虛舟為心利刃在手全才具美特論多之可使珥貂立于

集作左右從容特從以備顧問隄明劉向豈遠乎哉可右散騎

常侍

授歸登右散騎常侍制

前人

勅近侍之列騎省為貴歷代乞今選任頗重必詢望實而後命

之工部侍郎歸登朴忠沉厚心無適莫集作詐介圭不飾止水魚

波澹然自居以致名稱抱此素行歷踐清貫掌議左攸貳職冬

官歲時滋深體望益茂可以備顧問應對之選列言語侍從之

臣冠貂附蟬立之于右訪諸特論僉以為然可守右散騎常侍

授趙真齡右散騎常侍制

杜牧

勅仲尼曰慎擇途臣為入之道集作尊夫言語應對之選為顧故耳目之官若非良善必致壅害朝散大夫守太子賓客上柱國漢中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賜紫金魚袋趙真齡其先君子祇事祖宗出入屏毗餘四十載爾為令嗣克肖素風好學頗專樹善不倦凡曰賢彥無不與遊雲水登臨多聞放志風塵趨競殊不縈心是以長人有慈惠之名處官無纖之介失其為行已斯亦多矣丹墀文陛之內貂羽金蟬之榮超以授之無忝所舉可守右散騎常侍散官勲封賜如故

授令狐定右散騎常侍制

崔嘏

勅前西川節度副使令狐定夫言語侍從之臣朝夕論思獻納必求明誠端後文而不佻者以備吾之顧問今以定業茂如素道光播紳恬於晉取之機鬱有貞方之譽踐歷華員周旋正途佐台席而籌畫尋多登副車而聲猷甚暢從知既久畢志方歸嘉其委質之誠寵以附蟬之貴阮貂換酒潘直逢秋既榮高閣之居亦有達人之美勉思清切以遂優游可依前件

授非廷裕左散騎常侍制

錢羽

勅具官裴廷裕國之用材在乎稱職况詞臣之任君命所垂苟詳慎之有乖繫事機而實重既聞與論得以移官以爾學植素深文鋒甚銳自居侍從亦謂勤勞乃推游刃之功庶叶匿瑕之道未能降秩且復立朝珥貂猶假於寵光夾乘仍親於左右將存大體以息多言可依前件

授李澥右總目散騎常侍郎

薛廷珪

勅國家龍朔中有侍極官今之左右常侍也前代崇寵秩比侍

中密惟幄之謀時號清重之選從容獻納允屬名儒今執政言
爾具官李澣地實華腴惟貞介聚學為己脩理蕃身清明照
物以忘疲澹泊居貞而有守來司綸誥潤色推工去臥雲含章
見譽增重價誠由於合櫃固深根類異夫握苗久漏搜羅幾為
遺逸昇之近署官以封貂宜俟併伸勉從虛佇可守右散騎常
侍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八十

登仕郎胡

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校正

程